



竹洲集下

竹洲文集卷第九

記

竹洲記

子吳子倣自永寧郡丞終更造朝以淳熙戊戌四月日
蒙恩賜對倣言朝廷所以備北邊者甚至而於南邊
經久之備容有未盡明日有旨擢守邕管且令疾駈
即成倣復自言某有父年且八十以倣為命南邊之事
顧豈少如倣者惟朝廷幸哀憐倣事親之日短而事君
之日長倘得散地以便親養宰臣以其事白上上方
以達孝治天下為之惻然改畀祠祿倣自弱冠宦學流
浪餘三十年率間一二歲乃一歸家故新安之南六十

里有田百畝有宅一區僅如古井田之民自祖父而上
凡七世皆安耕稼守丘墓無乘危涉險折腰忍耻匍匐
趨走之勞至倣與兄益章始棄祖父之業失其身於場
屋之間益章筮仕爲太學官不幸早世倣凡三仕州縣
皆不偶不惟不偶且重得罪以爲親憂用是思欲自屏
於無人之境藏其身於庸陋寡過之地存復祖父之業
以安吾親之心至是始以無庸叨冒優恩月得俸錢
三萬米五斛量入而約用之可以育雞豚燕春秋乃即
舊居稍葺葺治居之前有洲廣可數畝舊有竹千餘箇
因其地勢窪而坎者爲四小沼種菊數百本周其上深
其一沼以畜魚鱉之屬備不時之羞其三以植荷花菱

芡取象江村之景且登其實以佐觴豆既又乘地之高
附竹之陰爲二小亭其一面溪溪之上有山山多松杉
楮樟之屬葱蔚菁茂貫四時而不變尤老人之所樂而
數休焉乃以流憩名之其一名靜香以其前有竹後有
荷花用杜子美風搖翠篠娟娟靜雨浥紅蕖冉冉香之
句爲名亭之南爲堂三間環以巖桂萬年枝及諸後彫
難老之木東西二室爲洞牖使子弟之未勝耕者讀書
其中堂之北視上庠爐亭之制爲小齋堂名仁壽謂其
幸生堯舜之時得奉吾親長見太平如擊壤之民也齋
名靜觀取明道先生詩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
人同之意是中大有佳處惟天下之靜者能見之靜香

之東有杉甚直而秀其枝下垂如倚蓋可數人容膝其
下因名之曰直節菴蓋木之類至衆而至直者莫如杉
蘇少翁直節堂以杉名也菴之西有梅舊爲灌木所蔽
枝幹拳曲苔莓附之與會稽之古梅無異蓋梅之隱者
老而甚癯山澤之儒也其下平夷可羅胡床十餘然胡
床於意行適至非便乃斷木如鼓之狀可踞而坐者十
輩列於其下冬仰其華夏休其陰渴想其味不施棟宇
而梅之美具得於俛仰之間因名之曰梅隱菴菴之前
種桃李盧橘楊梅之屬遲之數年可以饋賓客及隣里
桃蹊之外借地於隣復得一畝許雜種戎葵枸杞四時
之蔬地黃荊芥閑居適用之物菴之西開小徑旁貫竹

間夾徑植蘭蕙數百本周其上與地相宜頗茂循徑而
南有堤如荒城高出氛埃旁臨曠野溪流其下潺潺然
與風疾徐登之令人心目俱豁復据堤爲二亭曰遐觀
曰風雩於以見天空地大萬物並育之趣柳子厚謂允
游觀之美與如也豁如也是洲最爾之地而高下曲折
幽曠隱見殆具體而微者時具壺觴奉老人及致老人
所素狎者徜徉其中遇夜或風雨乃歸老人雖不飲酒
然見人痛飲則爲之抵掌笑樂佐其酣適間爲小詞道
其閒適之意與景物之過乎前者使童稚輩歌之以侑
酒噫能使予忘貧賤安農圃而無復四方之志者匪斯
洲之樂也歟

平齋記

金華諸葛叔時父爲獄掾桂林帥范石湖爲書其退食之室曰平齋石湖文章字畫妙天下叔時父蓋以儒者治獄爲所知客有于吳于某者游於二公之間過而問其所以命名之意而莫能知也或曰平反羨事也令名也漢人張釋之于定國嘗以是爲名臣雋不疑嘗以是爲孝子治獄而不能平反世必曰刻深吏文致入於罪者夫爲吏而刻深且文致人於罪則其獄多寃然謂平反爲羨事也而効之謂爲令名也而樂之吾懼其有時而縱惡也寃獄之禍酷矣縱惡而不治則其流毒滋甚且吾聞上古之時有以能治獄爲理官祖者其人曰皋

陶氏臯陶氏之所謂能治獄者惟聞曰惟明克允而已平之爲義猶權衡之稱物有抑之而爲平有揚之而爲平有增之而爲平有損之而爲平能知其抑揚增損之宜謂之明能得其抑揚增損之正謂之允惟明克允謂之時中而必曰平反爲治獄能事傳不云乎禍莫慘於有心叔時父知經術學吾聖人者奈何爲漢人可喜事叔時父惕然起曰宜奈何曰乎其心如何其平曰無私心

愛民堂記

太守古諸侯聽事之偏率爲堂爲亭爲臺池苑園之樂所以安吾賢者而佚夫民事之勞使之清心定慮湛然

於事物紛至之中而無殺亂憤懣之病非厲民之力以爲已之奉也穎昌周侯歷守欽萬賓三郡退食之堂皆以愛民名之且書而揭之坐右朝夕省觀焉以自警故其所至稱治其治務平易不爲刻察近名而民物熙熙自遂於山澤田野之間侯亦得以觴詠雍容自適於一堂之上客有子吳子某者嘗過其國升其堂問其所以能至此者侯自言無他長但能不擾之而已某聞之愛身者去其疾疾去而身自安不必導引服餌而後壽也愛民者去其害害去而民自遂不必興利施惠而後治也今夫吾民之所甚病者莫甚於豪民又莫甚於猾吏又莫甚於強盜俠之於民也雖欲不擾其如此三人者之

擾之也侯能於此三人者蒐獮而懲創之是之謂愛人以德侯名師道字彥由雖爲三郡守而家益貧

懋思軒記

縣有驛久不治仰眎之惴惴然惟懼其壓也某到官數月始因其舊稍緝之附堂之北視上庠爐亭之制創爲一軒旣成以懋思名之蓋勞而願息倦而知還物之情也安仁今爲楚粵舟車之衝使客之過幾無虛日持節擁轡擔簦躡屨貴賤勞逸之不同至於念行役之艱從事之厯過是軒而少憇焉必有悵然而長想慨然而興歎者詩不云乎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憇夫以一憇之頃而能使人愛之深思之至至於千百年而不忘

顏何人哉顏何人哉

就軒記

縣廳事之左舊有就軒云者莫知其名之始或云取就之如日之義謂是軒之面東也故云然揭而書之者殊工故久不廢于吳子到官之半年闢其南爲辦事之地其東爲退食暴背之所設巨爐其中環以畫屏可羅胡床十餘甫成尉頌德明適過焉相與附火促膝縱談平生夜既分僕吏息且寐簷雨落堦除瑤瑤然如金玉之有聲忘其身之在繫維中也丞王湘之簿曹叔武平時無日不相從夜語時各奉檄以出浹日矣南窓之前有梅殊古爲軒屋所蔽不能盡見子吳子欲去其蔽以出

其華顧曰善子吳子某新安人以書生爲縣拙且甚懶者也

邕州化外諸國土俗記

自邕北出功饒州梵鳳州至橫山四百里又自橫山北出田州古天縣歸仁州歸樂州唐興州睢殿州古那縣七源州四城州即兗州也稍折而東歷上中下思畫州山獠境渡都泥江松江而北歷羅幕州及諸山獠至順唐府西南蕃羅殿國阿者國皆漢西南夷故地西與大理自杞東與黔南爲隣各有君長姓氏自言諸葛武侯所留戍卒後裔有武侯碑在西南蕃境中西南蕃酋長自稱檢校太師守牂柯國其人皆椎髻旃裘跣足有被髮

髡首者其首領多能華言縱行書如中國童蒙所書有
銅章篆文甚古眎漢印差大其地平衍多稻田豐水草
羊馬蕃焉桃李胡桃松子柑橘桑麻之屬皆有之兵有
短劍木弩藥箭率常佩以自衛射命中然不能及遠其
戰鬪無行伍騎相角逐短劍相交擊無甲楯之屬藥有
牛黃人參草果等衣方領大袖長裾左衽如中國半臂
之制富者以黃紬爲之貧者以布其首領以錦帶纏腰
腹間奴虜以索綯如北方柱腰然以能忍飢且於騎射
便也死則以錦及豹皮裹尸而葬以多且羨相高橫山
官私歲所市錦率數千疋他雜綵不勝計又自四城州
稍北出古宜縣古那縣龍唐山安龍縣安龍州渡都泥

江斗折而西歷上中下展州山獠羅福州雷聞嶺羅扶
州至毗那自杞國又北出至大理國兩國風俗土產兵
器衣制六畧與西南夷不異惟大理有文法善爲中國
體行草書有甲冑以皮爲之髹器之文綵甚精緻每賈
人至橫山多市史記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本草王叔
和脉訣千金方等書國人奉佛甚謹賈人有持青紙金
書金剛經至橫山其國至成都二十五驛南與自杞東
與阿者羅殿爲鄰西至海與占城爲鄰自杞國南與化
外州山獠北與大理東與西南夷爲鄰西至海亦與占
城爲鄰兩國各有鹽足自給其酋各自稱王自杞今王
名阿謝年十八知書能華言以淳熙三年立國事聽於

叔父阿已先是阿謝父死當立生甫歲餘阿已攝國事自羅殿致書生教之華言教之字畫嘗詒書田州黃諧候問寒溫之式與中國不異阿已攝事十七年撫其國有恩信兵強馬益蕃每歲橫山所市馬二千餘疋自杞多至一千五百餘疋以是國益富拓地數千里雄於諸蠻近歲稍之侵奪大理鹽池及臣屬化外諸蠻獠至羈縻州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健凶悍善騎射輕生好鬪又歲有數千人至橫山互市以吾撫之之過也驕甚淳熙四年酋必程持其國書來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官兵互相殺傷事二十餘條皆難塞之請以乾貞爲年號初至嚴兵庭見之詞色俱驕旣而以不用本朝年號及犯

本朝廟諱詰之乃懾伏異時爲邊患者必此蠻也又有特磨道在自杞之南馬伏波銅柱之北比年爲自杞所梗馬不復至其淳熙四年春以邕州別駕被六首出塞市馬目所親覩及分遣謀者圖其道里遠近山川險易甚信謀者又云自杞地廣大可敵廣西一路勝兵十餘萬大國也

尊已堂記

新安汪伯舉作堂於所居之西與其弟伯虞伯言藏脩游息於其間靜深簡潔悅可人意彈琴讀書怡然不知身之在闕閭中也故尚書金公過而樂焉以尊已名之僕嘗從公問所以命名之意公爲僕言士大夫多失

其身者皆不知所以自重之故夫天爵義榮已所有也
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失在命予奪在人不可常也士
大夫喪其可常之尊而無以自重且無以取重於人也
乃切切然藉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之則榮不自
勝失之則憂莫能堪甚至於汨喪廉耻惟其得之揚揚
然義其冠高其蓋良自適也世俗之人亦從而尊榮之
莫知反而思其所從得之爲可耻也孟子謂墻間之祭
醉飽者歸而驕其妻妾其妻妾方羞且泣也而施施未
之知也尚書公以直節敢言事知大體事 光堯太上
皇帝爲殿中侍御史排擊權臣之黨爲所斥不用者二
十年後事 今上皇帝歷給事中禮部尚書復以徧忤
權貴竟不至大用然公之道德益尊名益重其所自得
與所自立蓋本於能尊其己者伯舉兄弟孝友人莫間
言伯虞雖應進士舉預鄉書於得失出處之際甚雍容
異時出仕于時庶幾不失其身者尚無忘公所以名堂
之意

竹洲文集卷第九

竹洲文集卷第十

記

相公橋記

淳熙七年秋九月尚書郎曹侯來守新安歲大旱廩無
餘積民無宿歲人心皇皇莫知所以爲計侯講求古今
救災之政其宜於俗便於民者力行之瘡瘻焉無所不
用其至既又以其餘間求其凡以利人者郡之境多山
山多澗谷水貫其間脈絡如織斷崖絕壑間出通道侯
謂橋梁不修昔人以爲刺史之過乃出私帑屬富民梁
其險絕之塗而安夫人之所甚病有將仕郎程仔者嘗
下其穀之直以助侯救災之令爲二石橋於休寧歙邑

之境上相公湖之側既成而求記於某某嘗病今之爲郡者侈游觀自娛樂飾厨傳稱過客而吾民之不恤不惟不恤之而已也又竭其膏血而甘之固無譏也至於寬厚慈惠號長者顧多優游迂闊務姑息事文具豪民猾吏得志以逞而善良貧弱之民實受其病侯貴公子也其爲郡不事游觀飾厨傳而知所以惠其民不爲姑息文具而知所以爲政故令之而民必從爲之而事必集其大者既見於救災而其小者猶及於此是可書也某居閒且貧其勢不能利人其力無以佐利人之事獨以文施或可以勸來者乃不辭而爲之書侯名耜字仲本故節使開府公之子橋之成以八年十月相公湖者南陳驍將程忠壯公起家之地俚俗相傳以名其湖以湖名橋塗之人爲侯祝也程仔者其家世傳爲忠壯公之裔能舍其所愛以承侯之志爲利人之事於其祖起家之地其賢於倚財爲不善者多矣

隱微齋記

吳氏在休寧族最蕃然大宗之法久廢其散而居境內者爲十餘族族之小者猶數十家大者至數百家其能殖生業致高貲爲進士擢第有聞於時者眎他姓亦獨多隱約不仕若仕不達而清風厚德與學懿範足以師表於其鄉而垂裕於後者亦往往而有然不能多也熙豐間有諱瓘字瑩父者業儒有行義其自持甚嚴居閒

出入間里容必莊言必信遇人無長少賢不肖不僞笑
貌必以誠實然剛介少取與而獨寓意於鑿深造自得
幾於十全其子其孫源曾孫棗楠棟梓皆世其業習其
遺訓甚賢而文家故有齋名隱微者瑩父所以處其子
孫與其師友藏修游息之地齋之上爲樓藏書萬卷月
朔望列其家人拜所藏書且祝曰世世子孫其尊道好
學無爲蠹書魚今更四世齋固屢易然其子孫群居燕
處之室必揭其名而不敢失墜記曰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謹其獨也子思沒數十年讀其書者莫之或
察至河洛兩程夫子始指是爲入德之門然當是時虛
荒誕謾之言盈天下遠方學者未嘗知有河洛之學也

瑩父之所以訓其子孫者其識已足以知此可不謂賢
乎賢者固宜有後爲其子孫者跡其名思其所以名當
竦然而作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如衣冠而侍于祖父之
側則居敬之心自無間於隱見顯微之際入德之門孰
甚於此習而久之其至可量也哉

休寧縣修學記

今之學非古也知古者之所甚重知今之所不敢廢三
代之學尚矣漢唐之君所以出其治於天下者雜之以
刑名而行之以疆健文俗之吏其於三代聖人禮樂法
度所以美化善治之大務徃徃弃之而不講講之而不
備備之而不用用之而徒以爲文也士之出乎其時所

以應其上之求者亦惟誦記以爲師辨說以爲義藻繪以爲文其於古之學者德行道藝之常習正心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未之學也本朝慶曆熙豐崇觀間蓋嘗三致意於此矣時方承平旣庶而富舉天下郡縣皆得立學群天下之學者而館之教之選舉之德至渥也中更變故學之在郡縣者其名僅存或遂廢不復治休寧縣故有學廢且不治已久紹興七年邑尉陳公始率邑之士子相與出力而遷之陳公故上庠名士休寧之爲進士者多以陳公爲師持其談試有司輒利由是休寧之學特盛於他縣士子相與世守之不廢也歲益久歿傾朽折且瀕於壞淳熙四年主簿傅君謀復新之未

期年而歿者復整傾者復立朽折者悉易其故其又黜堊之丹漆之器物之不備書籍之散逸者繕治增葺眎舊無不及凡學之所須取之左右無外求既成使其徒求記於某至于再三不已某聞凡立事皆難立事於今則又難而立夫世俗所不急之事又益難浮議或沮之於前悔吝或因之於後於是而却顧焉其能卒底于成者蓋寡休寧之學始廢於兵火者十餘年而後復興於陳公又四十餘年得傅君而再新之其成立之難若是二公以縣簿尉之卑而能復古人所以爲政教之本於今之世起世俗所不急之事於因循苟簡之時又益難也吾黨之士藏於斯脩於斯游息於斯其思學之所以

易廢二公之所以難成而皆致意焉則今之學猶古之學不徒為也夫大學之道始於先致其知韓愈氏之學本於學為古詞章自明而誠古之教也吾黨之士所以先致其知與夫作為詞章固已習矣而察矣由是而益進焉謂今之不如古吾不信也陳公遷學始末有丞相洪公為之記傳公名公本字某有志於古有立於今可書也方役之興董治其事以迄于成者進士王堯佐朱松天下事無大小成之在得人

觀潮記

錢塘江潮眎天下為獨大然至八月既望觀者特盛弄潮之人率常先一月立幟通衢書其名氏以自表市井

之人相與裒金帛張飲具至觀潮日會江上眎登潮之高下者次第給與之潮至海門與山爭勢其聲震地弄潮之人解衣露體各執其物搴旗張蓋吹笛鳴鉦若無所挾持徒手而群附者以次成列潮益近聲益震前駘如山絕江而上觀者震掉不自禁弄潮之人方且賈勇爭進有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有隨波逐流與之上下者潮退策勲一躍而登出乎衆人之上者率常醉飽自得且厚持金帛以歸志氣揚揚市井之人甚寵羨之其隨波上下者亦以次受金帛飲食之賞有士人者雅善士一旦移於習俗之所寵心顧樂之然畏其徒議已且一躍而上與隨波上下者有時而沉溺也隱其身

於衆人之後一能出其首於平波之間則急引而退亦
預金帛飲食之賞而終無溺沉不測之患其鄉人號爲
最善弄潮者久之海神若怒曰錢塘之潮天下之至大
而不可犯者顧今嗜利之徒娛弄以傲利獨不污我潮
乎乃下令水府懲治禁絕之前以弄潮致厚利者頗溺
死自是始無敢有弄潮者

仰高亭記

子范子九臯楚人也子吳子某吳人也吳楚相去二千
里二子者學不同師游不同方聲迹不相聞耳目未嘗
相接也子范子宦學不偶爲法曹安城子吳子亦以不
得志爲來寧郡丞始至安城見子范子於稠人之中則

肅然而知敬後子范子如來寧再見焉則悠然而相親
旣而相與語相與飲相與出其平生所著書蓋有脗合
而無間者子范子作亭於官舍之後雉堞之上以望西
南群山而問名於子吳子子吳子請以仰高名之蓋子
范子白髮青衫俚容垢皴循循默默奔走於衆人之後
塵埃之中而其胷中之所存未易爲世俗言也嘗試與
子對一樽於亭上送飛鴻於天末遺形釋累游泳於寥
廓之上大虛之中樂乎子范子悅首而笑

休寧縣尉廳壁記

尉掌武官也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咸以爲名許真說
文謂尉畏也亦尉也故字從尸從示從寸寸者量禮度

以敬上示者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秦漢之制國有太尉郡縣亦皆有尉太尉之職於今爲樞筦與宰相分職而治號二府郡尉今別乘惟縣尉位在丞簿下凡縣之盜攘聞歐賊殺道路郵置冠蓋往來窮山峻谷平原曠野蹊隧阡陌此疆彼界交錯分華州縣之所不能決與凡令丞之所不屑爲者率以諉尉尉之爲職甚卑而其責甚重然常以文臣初入仕者爲之凡文臣初入仕非進士擢第則士大夫之子弟以文臣治武事居甚卑之位任甚重之責而屬之不習吏事之書生與不知稼穡艱難之任子故今之爲尉而以能稱者常少新安今輔郡休寧劇邑其爲尉而以能稱者往往而

有然廳壁故無記前人姓氏名字更代歲月有司之籍無傳老吏遺氓亦莫有能言者尉金華吳君始孜孜訪求自尚書陳公而下得十有八人將刻之石而求記於某某嘗病今之君子勇於求進而怠於從事工於治私而苟於居官吳君承前政數易廢弛之餘卒徒散亡器甲蠹敝頽垣敗屋不庇風雨君至之期年鳩集葺治整齊有序又能以其餘力及前人之所未嘗爲其不苟於居官乃如此尚書陳公爲尉時新學校以教民起廢陂以利之夷塗潦抑豪右以安其所甚病凡邑之爲進士者皆以公爲師其流風遺愛至今不泯其後入爲從官出殿方面所以自立於世者亦自不朽其更代歲月與

夫後人之迹自是皆有考焉其善而顯者可法其不善若無稱焉者可監詩不云乎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吾子其益勉焉

瑞芝記

直祕閣汪公既葬之三年有芝十一莖產于墓芝蓋瑞物不常有今其蕃若是豈偶然無謂者耶某聞之用不盡其才報不酬其德者其流光必長其遺烈必大何者有餘蓄而未發也惟公自少以文詞翰墨馳騁諸公間有聲名甚著靖康之變公首奏記乞以今太上皇帝爲元帥繫天下望朝廷竟用公議府始建公間冒重圍走府數進計議從征伐有功南渡草創江湖群雄各

擁衆數萬相犄角爲上流患公雅知其渠即請行說諭令罷兵入覲朝廷不頓一戟而數十萬之衆解甲歸尺藉公名由此益振後權貴人有嫉之者歷補外郡佐父之權貴人死乃始用爲江州其誥詞有朕起兵時主簿之語天下知公且進用矣而遽以不起聞某嘗論公之功列之建炎諸公間無所媿公之才處之樞機建之方面必且卓絕震耀有大功光於時無疑而流落不偶垂二十年才用而不盡功報而未稱其流光遺烈豈遂沉泯淪沒俱草木以盡其必發爲瑞物溢爲餘慶蕃衍盛大稱公之德而後已公名若海字東叟公之子擇善從之好學能文詞才術絕人蓋能世其家者以人占天芝

之爲祥豈虛應哉

騎鯨軒記

新安汪南羨以紹興十年來宰安仁作亭於雲錦山之巔以其坐挹上清仙巖諸山名曰挹仙境絕勝郡尉王公良顯爲賦詩殊工後二十有六年南羨之邑子吳子某承之于此亭已弊甚而詩與名固亡恙且前人之迹不可廢且更也乃治其後爲小軒取王公騎鯨搏扶搖之語以名之蓋亭面空闊陵煙霏而軒蔽蔭茂林映帶脩竹下臨巨壑旁瞰長流連屬掩抑出沒光景必登是軒而後亭之境益曠柳州所謂奧如豁如者幾兩得之也

竹洲文集卷第十

竹洲文集卷第十一

序

尚書宋公山居三十韻序

新安郡治與其所屬邑皆憑山瞰江映帶林壑山皆秀拔竒偉多佳木葱蒨蕃蔚貫四時而不變江流激冽紆餘澄清與山相稱士大夫生於其間而立於朝者多自諫坡御史府以進至于卿相立功名著風節眎通都大邑無媿或過之然率多貧多難或寓他郡不能殖生業飾游觀爲歸老故鄉之計尚書宋公當塗人世宦于新安樂其山川之勝而家焉郡治之北有山盤礴而南與西北山川相爲賓主竒峯遠岫蒼顏秀色羅列於几席之

上平沙漫流風檣煙艇出沒於履舄之下遠近隱見朝
暮晦冥雖巧繪妙言語者莫能窮其狀盡其變也山之
麓有石有泉有昂霄聳壑千章之木萬竿之竹名花雜
果綜錯其間公夷荒斲險結屋於西崇堂傑閣吞吐風
月紅軒碧甃照映闐闐既足以稱江山之麗又依石之
竒壯而層出者爲巖疏泉之餘委爲池因茂林之可庇
脩竹之可逕華實纖妍之可玩高下夷險之異趣者爲
堂爲亭爲臺爲榭爲齋房爲射圃布置施設曲折窈窕
雖窮足力不能遍也某嘗從公舉大白於雲端歌金縷
於木末公出其所賦山居三十韻命某屬和某不能爲
詩而爲之序公自紹興中入朝爲省府其所建置規畫
後之能者不能易退居三十餘年今年七十餘康強如
五十許人步上下山如飛尊酒笑談窮晝夜不倦日從
賓客按絲竹以與景物相周旋雖承平盛時仕通顯享
安榮者不能過南渡士夫所罕及也

送范石湖序

吳郡范至能爲戶曹新安三年州三易將始安撫李公
剛毅有大度爲郡以嚴稱人眎之肅然者也李公既遷
繼以檢詳潘公仁厚樂易號長者然謹繩墨不可撓以
非法最後秘書洪公有文章名最高又方以政事稱一
時三公所趣不同而至能事之輒見引重同時幕府屬
邑之吏皆推其能莫與抗老姦吏眎新進士如兒女子

侮慢且持之者皆縛手屏迹不敢弄以事至能之才用
之天下不患不及仕不患不達然僕聞之才者德之病
也名者身之災也莊生有言白虎豹之文來畋執爨之
狗來藉近世功名福祿如韓魏公亦鮮儷矣其言有曰
用則可以成功不用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至能文
正公之族孫將世其家者可無重乎

送程少章游兩淮序

少章與余生同歲學同師又相好也少章少時工書爲
詩有佳句中年偃蹇不得志乃獨寓意於酒浮沉閭里
漁樵爭席然其瀟洒出塵之趣猶時時見於沉酣放逸
之餘蓋世之知者實少而余獨知之每與之飲至連日

夜不已平時易眎少章者往往從旁竊恠而少章亦獨
與余言莫逆少章既與世寡合而其家益貧將就食大
江之北余方廢棄於時坐眎其窮而不能救也於其行
爲之大息而已兩淮士夫遇與余契舊相知者試持余
言往見之其不相知雖契且舊勿見焉可也

棣華小錄序

一飲一啄昔人謂之前定群居而論德尚齒而尊賢相
與周旋揖遜祗肅怡愉終歲於荒野敗屋之間而不厭
者雖以類合亦有夙契紹興乙亥子吳子自虞庠謁告
歸于家邑之士以治經術作文章從予游者數十人譬
諸草木吾臭味也然人生天地間如賓鴻客燕窮達聚

散何可常也異時汾陰河南從宦於四方之遠江東渭
北相望於千里之外在位彈冠之興樽酒論文之思將
於此乎取之小錄所以作也

送詹景陽序

桐川詹景陽從予山中歲終以父命辭歸余不能留也
與之班荆於野而別因指山木而問之曰子亦知夫後
歲寒而獨彫者歟隆冬之月天地肅殺震風之所摧繁
霜之所敗向之葱蔚勃興而交陰者固已蕭條零亂塵
積而枿立矣顧獨蒼然而不變凌厲而愈茂者何耶世
謂草木有才良而性燠者不彫且能寒以余考之不然
草木未有不易葉而性之燠者不皆能寒大抵發生於
春若春之初者至秋冬必瘁其閱四時而後易者皆發
生於春之末若夏之初者也予嘗以是考之唐人有云
速登者疾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然則景陽無以齒
壯而名未遂親老而祿未及自感且自棄也

送宗人游術序

宗人吳壽祥家故富少時其祖父教之讀書甚篤壽祥
亦敏悟可喜蓋嘗期之以不墜門戶者頃之予寓上庠
十年而後歸壽祥之祖已不幸物故壽祥亦廢學遂食
日不給間與語乃獨好言人之貧賤富貴利不利日後
當然余初不甚樂之既而其言往往多合因質以五行
變化吉凶禍福交錯倚伏理之所不可知術家之所難

言者輒能條析其所以然余不能窮其辭易其好也一日過予自言欲以其術售四方余謂世之鬻是者其學之專且久未必能過予也然所以用之顧自有術進趨辨說假借聲勢以游富貴之家採聽記錄互相間謀以幸萬一之中微詞泛論操持兩可鈎人隱微於目睫言動之間其勤且精若此猶一售今子俚容垢兒言不能出諸口而欲以是求知於人難矣雖然亦豈無知者自眎子之命無枉子之術而已

送陳守入覲序

尚書陳公守新安之二年將入覲郡六邑二十萬家若吏若民若士君子莫不咨嗟太息思公之德而惜其去

先是新安地瘠賦重其民之生甚蹙而畏法令奉公上甚謹比年守將以其歛之之易而不知其輸之之艱也歛益暴期會益急所賦帛必極厚且重以獨先諸郡爲能盡機杼之巧所不能致中產之民破業不足以輸貧民避賦流離轉徙且十五愁歎之聲聞于朝廷主上爲之惻然詔歲減所輸帛六之一而公適來上體聖天子所以哀此下民之意爲之中制使上足以備國之用下不至於窮民之力主賦吏循歲例懼以不及致罪且累公公以身任責行之二年朝廷初不責其過制民以是稍獲安集又新安歲所賦粟於郡常用有餘數前此利其大有餘也益納以大及吏緣爲姦民所輸

費率二石而致一石公至量郡所用推以予民且日戒給受吏無得踰制巧取由是六邑二十萬家人人皆被公之賜其小人知所愛而其君子知所敬庶幾自是而後君是邦者皆知奉上德意賦斂有常民不重病蓋自公始也某世農民又方以奉祠居里中邦人之情目所覩也故書之無媿詞

送曹守序

新安在唐號富州至本朝爲江浙窮陋處自楊行密盜據江淮以其愛將陶雅守新安雅竭民之力以濟行密之虐至今無爲上言之者故新安之賦眎天下爲獨重時和歲豐民無遺力地無遺利歉歉然僅自足一遇水

旱強者起爲盜賊弱者散而之四方抑勢使之自昔而然非一日之積也淳熙七年秋尚書郎曹侯適來典城歲大旱其明年大水復大旱公私掃地赤立飢民嗷嗷朝不夕謀郡內有兵吏之須外有流亡盜賊之虞實彼則此困左支則右仆侯講求古今救災之政而力行之凡可以利於民者無所不用其至早夜憊心力不少懈至髮爲變白當此之時使天下之賢且智者而處於此豈能復出他技奇計以致富庶然侯竟以是被劾去郡平時飢民家至戶到仰食於侯而不知以爲恩富民安居樂業而不知以爲功士大夫持異論間不合者至是始皇皇然憂其繼之之難而德侯之賜其君子相顧而

竹洲文集卷十一
失色小人環聚而注目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矣昔何武居官無赫赫之名既去而人思之詩不云乎
民言至公不可誣也

竹洲文集卷第十一

竹洲文集卷第十二

雜著

讀羅郢州小飛來記

物之顯晦常係乎其所寓靈隱飛來寓于國門之外且憑附浮屠氏之宮清泉佳木危亭曲檻相與映帶藩飾之都人士女歲時游集於其上兩宮萬乘數嘗臨幸故其名稱流聞勢望崇重然非泉石本志而此飛來乃幸遇於崇山複嶺之間雖人力所不至而天趣益高嵐光水色自媚於幽閒之境樵蘇之所狎鳧鷖之所馴而華軒駟馬之所不顧獨高人勝士時一過之爲之倚徙踟躕不忍舍去此如避世有道之士絕類離群不可得而

疎舍者爭席不可得而親以此視彼猶為獨得其所使
泉石有知則為彼飛來者當自恨其所寓非所宜而此
飛來可以自全其天安其所無羨於彼無歎於此鵬鷄
大小鳧鶴短長可兩忘也

墨說

蜀人以桐華為墨雖一時光黑可愛然新則滯久則敗
以歛墨之佳者先後研和用之則蜀膠為之融液清澈
而歛煙益精明可鑑歛人吳滋蓋合兩家之所長獨步
一時然率以奉權貴要厚利士大夫不能多致雖如予
之僻與之居相邇平生所得止兩圭今為福唐張叔潛
奪去不可復得三衢鄭彥珪得法於歛取千歲之松枯

朽腐敗之餘剝剔而琢削之如粵人治香之法醮以梧
桐之液髹漆之滓積其煙之輕而遠者以窮冬沍寒之
時鑿深山澗谷之凝冰煮堅華而坵埴之色絕黑而膠
清藏之十年必有能辨之者歲寒然後知松栢雖其煨
燼之餘猶耐久也

題五峯先生知言卷末

右五峯先生知言一書傳於世實甚久九後學之自伊
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而吾鄉學者或
未見焉某受此書於南軒先生謹護諸同志汪伯虞錢
木以廣其傳異時吾黨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者有才
有智而可與立事者有剛正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過

者皆知以此道為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寇
恂之守河內則庶幾乎知所稅駕不然吾懼其終身之
無所歸也

題陳氏雪溪

仕宦如登山足益高所見益奇要之復反平地然後為
安雪溪平生仕宦無登危涉險之勞而享其所安者餘
三十年雖志得而道行官超而名顯視公所得孰寡孰
多而世之士大夫終不能以此易彼至於終老且死而
不能一日安其身噫死而可作非斯人吾誰與歸

讀曹氏世濟錄書其後

諫議中舍父子大節著天下名字在史官學士大夫往
往多能言之集中所載如喻良能之序謂封州以身堅
守似睢陽罵賊不屈似常山不辱家世似魯公庶幾善
論人物者黃洎之誌謂以死捍賊稱其先人之業使天
下嘆息秉史筆者生勁辭為將臣者厲壯節畏懦圖全
者不敢眎日月嘗推薦者曰我善知人為之友者曰我
善交賢姻黨里閭皆有好面目盛辭氣以自持垂名若
金壁節行如古人至此不其偉歟其辭慷慨悲壯足以激
忠義之氣劉彝書公與妻子訣曰吾為人臣當留守城
汝為人後當去避賊蓋方危難迫悚之際而能於忠孝
之道曲全如此非深於學而安於義不能也元厚之詩
叙其事簡而盡嚴而有法其次章曰轉戰譙門日再晡

空拳猶自冒戈爰身垂虎口方堅坐命棄鴻毛更疾呼
柱上杲卿餘斷節袴間杵曰得遺孤予三復其言至於
流涕

讀友于堂詩書其後

伍氏兄弟求予賦友于堂詩予辭焉以不能且諸公之
詩已多豈少予詩哉雖然予嘗聞之兄弟天倫也夫婦
人合也孝友天性也利害之所在人偽之所從起也孟
子有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今夫天倫之至親嘗離於人合之間言天性之至愛
常奪於人偽之滋長君子之所存存其天也天之所存
人之所以異於獸禽者也伍氏兄弟爲堂合處而以友

于名之其所以自銘之者至矣諸公爲賦詩多知名士
時有奇句讀之使人增手足之愛其所以假寵于伍氏
者亦多矣敢問諸公人皆有兄弟何獨於伍氏焉深嘉
而屢歎之豈今之人失其所以爲人者衆而謂伍氏爲
賢邪蓋嘗以人合之能敗天倫人偽之能滅天性爲天
下之有兄弟者言之使之無失其所以爲人者乎伍氏
誠賢予不能盡知獨以諸公之詩而知之始伍氏見予
時有母氏之喪踰三年矣予問其居間無事讀書當益
富今秋亦應舉否伍自言母未葬服未除爲之感槩者
久之

名一枝菴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士大夫奔走四方窮日夜之
力爲千歲之計曾一枝之樂之不知豈不哀哉某以乾
道己丑十月過雲峯道人堅光與語樂之因宿其寮念
此身自是長物長物所資如是足矣此外更求何時而
已因名其菴曰一枝菴

宴筵守樂語

太守古諸侯夙重价藩之寄別乘半刺史素居上佐之
聯况金蘭臭味之相同而伯仲墳荒之迭奏一樽相屬
千里同謔判府安撫堂堂一世之英落落萬人之傑筆
精墨妙揚巨刃以摩天雪白蘭薰藹貴名之起日建高
牙於大府振戎索於遐封夷夏咸寧兵民兼裕玉關入

未老行奉萬年之觴銀燭坐生春共極一時之賞通判
奉議以敬事長行樂及時高柳咽新蟬奏薰風入絃之
韻華屋飛乳燕正桐陰轉午之初羽扇綸巾雍容談笑
霓裳翠袖謳咽笙簧敢以巴人之詞上侑醉翁之操

騶馭曾鳴帝里珂一麾出守古牂牁龍媒入貢漢天子
銅柱重聞馬伏波萬里爭傳麒麟像滿城誰唱舊襦歌
看人茉莉花如雪不醉花前花奈何

勸農文

安仁官長今奉天子之令與爾父老飲食于郊備宣天
子仁聖敦本勸農之意復以官長身所更歷者爲爾父
老言之官長家世業農知吾農民甚苦寒於蠶而不足

於衣熟於耘而不足於食凡國家宗廟社稷之奉軍旅
之須官吏之俸祿州縣之用度一絲一粒無非取辦於
吾農民且有里胥之追呼官吏之刑責豪右大家之兼
并游手亡賴之生事凡所以苦吾農民者復不一也然
明則有法令惟吾農民是恤幽則有鬼神亦惟吾農民
是依農民之家誠能長幼相率竭力從事無怠于輸則
無追呼之擾無囂于訟則無刑責之及睦于閭門比于
鄉黨則兼并生事之人亦不應無故而相加場圃既登
牛羊在野婚姻往來爲酒爲食以相勞苦亦可以自樂
於寬閑之野而無羨於世之貴且富者彼忘本逐末之
人冒風波蹈險阻終身於憂患而不能一日安其居甚

至於顛覆喪亡而不得復返於其鄉者亦豈如吾農民
安生樂業自相保聚之爲福哉爾父老春秋高矣眎爾
之州縣鄉黨富貴長久子孫蕃盛之家孰非務本力農
積善守道之所致噫爾之家雖甚苦而有天下之至樂
爾之業雖甚勞而有天下之至利官長以父母年老無
以爲養勉強從仕以苟寸祿若與爾父老相安三年善
罷而歸定當子負耒耜婦供餉盥相與深耕於舊隴以
盡菽水之歡遂安居之樂與爾父老同爲太平之耆民
志願足矣

記鼠

鄰有廩久不發鼠孕育其中甚小而蕃蓋鼯鼠也一日

發眎怒甚盡其類磔而尸之子吳子見而嘆之曰是其
為生也甚微其害於人也亦小而為人所不容如此則
夫憑高恃勢坐耗大倉之粟肆其虐於人者獨能飽食
安居而無禍吾不信也

竹洲文集卷第十二

竹洲文集卷第十三

銘贊

賜笏銘

紹興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皇帝御集英殿賜臣
王十朋等二十一人及第臣某蒙恩在選中仍賜袍笏
釋褐臣某謹拜手稽首銘而藏之銘曰
正爾所思謹爾所執無忽無怠天威咫尺

寫真自贊

性多忤物智不及事習踈慵而樂放肆澤雉畜乎樊中
神雖王而失其性拂其志噫

戲題東湖畫像

以爲東湖耶則揖之而莫予顧扣之而莫予應以爲非
東湖耶則厖眉大目豐頰高頤恍若平生蓋彼之所謂
東湖者以血氣而此之所謂東湖者以丹青血氣之所
聚可以爲東湖則丹青之所設獨不可以爲東湖耶

硯銘

石一拳之多水一勺之深酌焉而不竭堅乎其不磷皎
龍生之寶藏興焉茲其所以爲珍歟

硯銘

王氏長甥晬日外大父以刷絲硯試之因爲銘曰
天機列緒地軸舒文經緯六合淪入堅珉山翁得之壽
爾外孫羔羊比德金鑿出綸黼黻王度紹爾慶門

又

君不能給筆札於玉堂効捐軀於中書顧介然而不變
乃塵空之與居子不云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
爾有是夫

又

歛穴端岩孰魯孰衛遠不必疎近不必比惟適用之爲
貴亦何分乎彼是

又

端巖之英龍眠之藏寘于寓齋文其世昌

石爐銘

圓其外而剝其中其堅足以久其虛足以容風生火熾

鳴金沸水而斯石也獨尸烹飪之功何哉
竹篋銘

嚴則肅寬則弛肅過則離弛過則邪不幸而過寧離無邪故曰鞭扑不可弛於家

析陽石屏銘

楚之南粵之北惟析之陽懿厥質江山千里何咫尺天之蒼蒼其正色

竹洲文集卷第十三

竹洲文集卷第十四

祭文

祭張南軒先生文

嗚呼先生其果終邪道路置郵之傳果可信邪報國遺言倦倦於君子小人之際忍復誦邪嗚呼先生忠孝之節世有家法淵源之學心契聖傳今其已矣嗚呼蒼天其生不肖為世所棄先生誤知見謂忠義相期許國志同生死嗚呼蒼天負我知己豈惟知己一世所慟士失範模國喪梁棟嗚呼蒼天窈冥元默呼之而莫予聞撫之而莫予測惟聖賢之生世幾相逢而或失顧所施之不究匪斯今其自昔嗚呼先生其又何感感其負新膝

下火去師席啓手易簣痛已無及拊棺執紼尚期有日
千里寓哀惟泣盡繼之以血

祭孫縣丞先生彥及文

嗚呼死生通乎晝夜達者以爲當然朋友盡於始終君
子之所甚篤而况某於公有師弟子之分在禮有心喪
三年之服嗚呼哀哉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惟公寬厚
樂易孝友慈祥蕭然陋巷不顯其光自初泮宮儀羽虞
庠爰躋膺仕乃掾于衡之陽以丞彼南康書最吏課之
籍策勲翰墨之場此公之梗槩也而公之所以蘊諸中
見乎外被乎人者老而彌壯死而不亡久而愈芳浩浩
乎江漢皜皜乎秋陽盖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所可得而聞者特發見乎文章大江之東青衿詵
詵浸漬乎膏澤駘蕩乎春風摩肩乎英俊之躔擊轂乎
功名之途者固已閭閻乎洙泗之上彬彬乎河汾之陽
矣泰山巖巖魯邦所瞻今其已矣嗚呼蒼天彼童子者
隅坐執燭曰啓予手曰啓予足我之事也而他人是屬
嗚呼哀哉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惟蘇有臺煙雨茫茫
惟徽之山鬱乎莽蒼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
不之也苟魂氣之無不之也宜歸來兮故鄉有肉在俎
有酒盈觴果魂氣之無不之也宜歸來兮故鄉嗚呼哀
哉

祭金靜之文

嗚呼靜之而止此耶平日與子言何如而子其遂死也
吾嘗謂子之心無媿幽明子之學無媿今古期子以
文黼黻王度子之於世曾不獲遇昔有顏回視師猶父
夫子視之不特猶子惟我與子父子而俱今子之亡予
亦何恃嗚呼子親老矣其將疇依子尚呱呱誰其撫之
今我之來婦哭于室親哭于堂明牕淨几琴書依然而
靜之不復見矣拊棺一慟欲與俱逝

祭吳仲賢文

嗚呼吾兄壽止斯耶惟兄幼自樹立遭家多艱偏事壽
母如父之嚴撫育諸弟人莫間言聚族而居踰五十年
既大其家爲徽甲族徽有饑饉資其積粟親故之貧賴
之以足而兄儉以爲德卑以自牧諸弟事兄雍雍肅肅
慶萃一門宜備五福何嗇之年昊天不淑某之視兄同
宗異族兩家父祖世相親睦童稚交好至老彌篤義則
友朋恩猶手足喪我友朋痛徹骨肉刈我手足何罰之
酷拊膺長號氣絕復續

祭吳庭操文

嗚呼庭操今其何之平生相與如頃如篋一別三年遽
此未歸追念痛極如割如飢嗚呼庭操天稟忠厚胡豐
其才而嗇其壽蒼天蒼天奪我良友某以逐食遠羈職
守死不及臨其棺病不及執其手蒼天蒼天負我良友
惟庭操有子又有諸昆身後之托永世長存就使富貴

壽考百年曷以易此其又何言有肉在俎有酒盈樽已
矣庭操其又何言

其下而當其志者亦不為天事亦身文其以立命矣
此未報也命前報也世收後報也我將天壽也事財也
壽也報也今其所以平也壽與收與報也一保三壽也
亦其報也

竹洲文集卷第十四
古賦辭附
浮丘仙賦并序

竹洲文集卷第十五

古賦辭附

浮丘仙賦并序

黃山在新安郡治之西北百里而遙山之麓有廟祠浮
丘相傳黃帝嘗鍊丹於茲山故名浮丘黃帝時人事遠
不可考然浮丘之為仙見於列仙傳及古今稱之者甚
著黃之為山崛竒偉麗眎海內諸名山無媿又產丹砂
及諸神仙久眎之藥則浮丘之所嘗至若居之無疑番
陽洪公為郡之明年作亭於雉堞之上以望黃山而榜
曰浮丘其客延陵吳某嘗從公其上裴回四顧慨然長
想竊謂浮丘之祠於茲山舊矣前乎此君是邦者為堂

爲亭取郡故事以名者畧盡獨浮丘之名留以遺公豈
偶然哉因爲之賦以代慶生之祝其詞曰

客有道岷峨下巫峽歷九疑登衡廬襄羊乎雁蕩怡儼
乎觀粟求所謂安期羨門之屬而無得者將羸質航海
指蓬萊方丈瀛洲之山而問津焉或謂大江之南淝河
之西有祕福地仙靈攸栖黃序表號浮丘揭祠烏用遺
近而遐慕信耳而即誣客乃釋棹登舟物色輿圖朝發
軻乎渤澥夕彌節乎山隅乃攀殊榛陟堆埼臨絕壁俯
清溪穹石林立巖砢齷突若山峙錯若碁置銳者簪
植踞者虎眦飛瀑激流狂波跳沫橫潰逆折瀉瀑澎渙
其上則有青壁萬尋虜豁曾凌日彩朝爛彤霞暮蒸赭

靈砂之發竇赫溪流之變積紛瓶汲而盜負粲血凝而
星沉其陽則有空壑與竇鬱律嬋娟中隱燭龍旁通虞
淵窪石坎流有泉潏然挹之玉潔探之湯溫旱焦山而
不竭寒凝海而不冰以沐則髮澤而神悅以浴則愈瘍
而散陰却立而仰視則危峯挺石旅列青冥或敷若蓮
華或擎若爐薰或儼若峩冠或端若轟屏或垂若倚蓋
或騫若抗旌或植若劔戟或肩若友朋或旁附而不倚
或中立而不傾或頽若下隕或企若上騰或崇隆以極
壯或剛耿而孤撐或崔嵬嵒龍以傑出或刻削帶霓而
爭衡軒者輕者竒者偶者背者向者竦者蹲者銳者夷
者偃蹇而驕者曼顛而怒者嚴厲而勁正踞肆而盤礴

者叢出角立環詭奇崛惕心駭目羗莫得而紀名于時
涼風暮肅白露宵零空山無人天高月明若有雞犬金
石之音起於煙霏空翠之間雜以飄風流水之聲遙颺
歛丹若遠若通乃經窈窕緣嶽崎披奧鬱達希夷曾宮
崛其特起臨蒼崖而敞庭鏤金壁以飾璫盤玉瑱以居
楹發倒茄之渥彩敷密藻之晁英右平緻磧左城梯珉
幽紛流離耀日涵星乃有倕佺伯喬綠華赤芥山圖木
羽之倫旅進於東序青琴宓妃昌容連眉陽都雲英之
屬叙立於西榮其餘要眇都閭艷麗連娟蜚幟拂羽垂
鬢摩蘭的皜漚鬱騷殺削戍於左右前後者不可殫述
俄有冰姿瑩潔玉質清癯冠蟬冕佩瓊瑤而出者旅東

之賓立西之侶酌沆瀣之英羞屑瓊之藥樞僕俯伏以
次而進吹絙鳳之笙擊靈鼉之鼓歌雲瓶碧奈之詩奏
霓裳羽衣之舞鏗鉤悠揚搖翹容與盖非俚耳之所得
聞而塵目之所嘗覩也客乃屏立竊歎問諸執事者曰
此浮丘仙也耶曰然曰昔相如稱列仙之儒居山澤間
形容甚癯者殆是乎曰不然天地以不息爲道至人以
利物爲德葆其真以自固安其居以自適侶龍蛇與草
木齊其形於山澤譬杜櫟之不才徒增圍於累百若茲
仙者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積而爲道德舒而爲文
章散而爲利澤萃而爲功名三公之位不足以爲其貴
萬鍾之祿不足以爲其富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不足以

爲其壽雖亭亭物表之姿皎皎霞外之質不受膏梁之
滋而爾民固已肥矣奚其癯客於是恍然自失再拜而
起迨明而疏之實八月九日也

良干塌賦并序

紹興二十有七年秋八月詔以樞密院檢詳潘公刺新
安公至問民所疾苦與利所宜興者會有以良干塌久
廢請復之公爲庀司鳩徒授以規畫閱三月塌成先是
附城之東平原延袤數十里民障溪引水溉以爲田收
至畝一鍾蕪并家遽富溢至有以米籍地爲夸侈者未
幾塌以震圯積五十年莫能復復之輒震由是城東之
田多荒民多流亡存者兼重賦病之久矣至是興復如

初而天變亦息歲大稔民益德公以爲非公之誠有相
之者莫能興是役也幕府從事屬邑之吏相與作爲歌
詩記序贊頌論述甚備公既以言去而民益思之延陵
吳某曰是可賦也其詞曰

道新安而東駕遡連山以北馳忽原田之晦霽被禾黍
之離離紛茂實之垂黃穉綠蔚其涵滋載吾車以延望
渺雲委而風披遵蘭皋之決漭兮驚長虹之委蛇引鄭
白之馭流兮決龍首之勇波放平野以四溢兮勢同挽
夫天河伊洪源之所自兮浩漫漫之平川屹中流之砥
柱兮擁萬馬以莫前捷木囊石山積而阜亘兮偉橫海
之鯨鱣醜餘波以殺怒兮駭濤江其上奔飛流濺沫騰

踔噴薄洄湫而鯢旋兮沸羗廬之瀑泉積齋淪於上流
兮餘委漫其稽天鬱蒼蒼之一色兮蹇心惕而神寒粵
有老漁飛桂楫濯清輝登舟揖客顧而言曰客亦知
夫此陂之興廢乎自陂之西達于東城平率衍其如席
錯隴畝之縱橫渠陂水以灌之率一畝而一鍾彼豪右
之肆貪兮連阡陌以爲雉席羨溢之餘貲兮委而履之
地也肆皇天之震怒兮涸其富之源也惟絕流之巨障
兮勢盤石之固也何一夕之雷雨兮曾毫釐之不遺積
五十年莫能復兮或復焉輒震之惟茫茫之沃野兮昔
杭稔之所宜藜莠莽其亡際兮叢薄蔓其相依賦名存
田榛榛其既蕪兮縱鞭撻焉奚爲幸使君之牽帷兮哀

此民之無祐乃訪故老乃命官吏乃涖乃度乃經乃理
糗糧倉鋪土石材葺儲之既具取之有所然後集農工
而授之若靈臺之始附計者度者畫者指者負者運者
餉者帥者或引或啓或窒或決或培或鑿或築或增謹
趨兮如雲擊鼓兮弗勝考龍火兮戒事閱三月而告成
允水積兮成淵渠決兮如雨浩源委之無窮極陸海之
饒富皆使君之膏澤也今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不足
以爲公之報冶金伐石垂耀無極不足以尉民之思伊
君門之九重兮儼虎豹之罍屨孰列城而上控兮無遽
奪乎焉依若是者其可乎客曰吾聞君子之於民也施
之而不期其報利之而不居其成矧爾使君國之股肱

將利澤乎四海豈下邑之能淹也哉漁者俛而不言仰而長吁故柅而去

冰玉辭

龍西李次山主歛之海寧薄既終更延陵吳某歌冰玉之辭以送之義蓋取蘇少翁廉潔不撓冰清而玉剛者也其辭曰

夫何精純嚴烈之氣兮鍾爲玉而凝爲冰深山兮大澤氣白虹兮貫朝日震風積雪浩其無垠兮慘陰壑其凌曾客有謂予曰此君子之德也剛不可撓清不受緇中涵和而蘊潔輝光粲其陸離羌若人之好修兮攬其華以爲佩雜菌桂與蕙蒨兮衆芳雷其萃之揖孤竹使先路兮顧汲直吾與歸排九關而謁帝兮奄培風予上征御右告予以日莫兮嶠九折其嶽嶽進無鄰吾孰舍兮後無徒莫吾與按吾轡遵大路兮視吾行之委蛇步瑤瑊之嬋娟兮粲綏章之菱蕤記曰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吾子其遲之

竹洲文集卷第十五

竹洲文集卷第十六

古風

子吳子某既結茆竹洲以娛親復於居之前沼
爲亭以朝爽名之蓋亭西面於晨興看山爲宜
抱甕自灌園勝游貴人門有口自酌酒勝與俗人言園
中多蔓草晨夕費鋤芟遇夜或風雨安得久盤旋村酒
不常有有亦多苦酸而况醉中語繆誤人所嫌不如飽
喫飯清風北窻眠眠多則無覺夢境仍多端惟有古斷
簡言行皆聖賢讀之未竟篇眇昏如夢間讀竟亦何爲
聚訟徒喧煩厭煩以靜勝又類枯木禪握苗不耘苗亡
羊兩茫然何如池上亭虛曠可看山山色日夕佳晨興

夜氣還宴坐日過午清陰猶未遷西山倦拄頰南山興
悠然晚山雖好不遮日誰能觸熱望長安

題新安僉廳柱笏亭

高山如高人可仰不可熱山中老鋤犁山前走車轍終
日對孱巖如目不見睫高人與高山千里風期接妙思
入青冥毫端寄明滅况復簿領中見此寒炭業悠然境
意會芻豢端自悅手板亦何為趨走背汗浹從渠且倒
持吾自支吾頰

題騎牛圖

陳仲舉賢良熙寧中言新法不便謫南康酒
稅秦兩黃犢時與劉凝之跨之游廬山李伯

時繪為圖今藏其家

汗血聲利場舉世循一軌霜風老轂轆松路石齒齒牛
瘦僕夫疲累累山谷裏兩翁非病狂頑獨不取彼牛背
有佳處未可語俗子夷齊向千載凜凜有生氣試問齊
景公烏用馬千駟

代陳無已述懷

偶讀後山序少游字謂熙豐間眉蘇公之守
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置
醴備樂如師弟子因悵然有感夫以邦君之
賢如蘇公客如秦子而無已獨以民間見其
能無繫於懷然讀其詩未嘗及是因爲補遺

之章以信陳子之志

胡馬嘶北風越鳥依南枝人生有氣類千里傾風期君
看漆室女中宵倚楹悲從君不憚遠秋露濕人衣南山
白石爛漫漫何時且獨立占少微搔手空三歎

和孫先生彥及棣華堂詩韻

伏蒙頒示棣華堂詩引援古今發明大義使
學者知不徒事汗墨而已讀之凜然增手足
之愛佩仰厚賜亡以爲喻輒依元韻亂道拜

呈

大雅又不作聲色淫鄭紫古來非一秦焚厄故如此西
都盛經學聚訟自茲始建安委道真典午事玄理錦藪

蔚雲霧組紉亦信義後生不着眼千古空信耳誦習號
純儒曠達稱高士有如富賈賈多歲不能使又如病酒
狂沉酣糟粕白源流日以遠循襲不爲耻先生秉大雅
江東今夫子持身不夷惠漫仕無愠喜學術心自得筌
蹄視經史蘭舟翼桂楫巨川端可涖我家世從公公欲
出泥滓愚不堪世用非人不我以破屋蔭蓬根春薺老
墻址寂寞誰肯顧公獨不我鄙遺之珠玉篇諄諄說友
弟直欲障頽波肯與爲茅靡觀公用意處可與召穆比
弟兄吾手足父母吾怙恃盡此菽水歡還勝有酒滑古
來願爲元日月不可弭聖賢師百世河海潤千里公如
大醫王一世膏肓起

寄題鄭集之醉亭齋

利欲薰人心濃如飲醇耐沉酒死不休寧論千日久豈
知糟丘中醒狂亦時有天地育萬彙亦各賦匹偶人情
豈相遠好惡隨妍醜集之年方壯濯濯春月柳性獨與
人殊無婦奉箕帚文室誇醉夢作詩詔朋友古來醉夢人
亡羊孰先後寒儒醉糟粕酸澁寧可口莊生夢蝴蝶幻
境徒紛糾富貴得志士列屋羅螭首象床粲錦幄踈
綺深朱牖酣寢喚不醒鼻息春雷吼梅花霜雪姿紙帳
蔬筍臭問君有何好甘作老鰥叟窮狀徒囂囂鴛鴦債長
負負猶如荷旃人難論純綿厚但問雪煎茶何如羊羔
酒

次韻南軒先生榕溪閣閣山谷所名也

紹聖用事臣黨與紛相糝當代幾忠良一朝咸黜幽太
史坐直筆愈黜名愈休消長關否泰天意匪人謀繫臣
誰司城獨爲景物留當時西復南萬里不停輶誰知百
年定欲起九京游積莽新陳迹寒泉薦冰甌想當千騎
臨水木寒蕭颼我公今伊傳茲焉少夷猶炎方凋瘵餘
公來今已瘳榕溪兩甘棠千載誰劣優太史後凋松公
如巨川舟

汪叔耕見訪不數日別去惡語爲贈兼簡子用

子美二友

負囊得老窮掃軌事幽屏定然羅雀門有客頽而整悲

歡十年別樽酒清夜永妙句時驚人盈軸肯傾廩三日
語未休霜寒夢歸省臨流分別袂波光照孤影重念吾
故人雪屋清燈冷劉子抱遺經深井級修纜曹子中庸
學天理窮性命老驥鼓不作塞旗望公等天晴風日佳
何時過甍徑石鼎燃豆萁冰菹煮湯餅

題陳仲禮四知軒且當折柳之意

陳侯一世豪筆力萬人敵卧之百尺樓平眎劉元德收
歛湖海氣一室僅容膝平生不欺心自護如拱壁客來
問字細論文旋糶官梁買酒樽夜深四壁冷徹骨酒酣
一笑温如春三年官滿何所畜滿船稚乳書幾束長安
侯門高於天束薪炊米桂炊玉問君持此將安歸君言

歲收可百斛吾儕本無膏梁念况今老矣其何欲宰相
時來則爲之切莫倒行夸食肉

寄題淳安陳令君讀書林

能吏事深刻高利謹毫釐俗吏趨期會簿書自羈縻寥
寥絃歌聲千古空餘思還淳山水邑令君丘壑姿邑民
本無事君亦何所爲治已物自治化行風存移君復何
所欲讀書常不足挂腹五千卷挿架三萬軸曾未出毫
芒萬室已蒙福堂東松竹林昔時闕荒榛堂中燈燭光
昔時照紅裙今何聲吾伊蕭蕭風雨晨問君有社稷亦
復有人民奈何獨自苦學道則愛人

以竹床贈楊信伯古詩代簡

此君丘壑姿不受世炎涼那知猶有用未免斤斧傷矯
揉加尺度指統百鍊剛直節甘枕籍凜氣薦冰霜紈扇
有用舍杞栝真賊戕所用已卑賤幸升君子堂用之苟
非人珪璧汚閨房君家鴻鵠群風雨今對床故令廁其
間貴賤可兩忘他時飛雪或不常煩君拂拭懸虹梁除
非高士延孺子無今年少辱真王

和唐秘校見貽長篇

君才離竒卧壑松力回萬牛匠非哲我如坎井可窺底
短綆未汲固自竭饑寒駢置簿領中巧匠旁觀指濡血
逢人首下尻益高敢遇督郵腰不折憧々往來窮朝昏
負々江湖弄風月色雖陋室無佳士稍輸城府開私謁
平生聞人說項斯秀句秋江更清澈鼯徑經雨忽蛰然
傾困倒廩不我屑渥洼汗血絕後殿天球河圖合前列
要知冷煖須自知舐蜜中邊不容說癡兒徒癡不了事
相留湯餅未暇設如今豈只傾蓋舊向者固已聞風說
命之窮達有宿分男兒功名在晚節未應種豆趣南山
試一上書干北闕君不見少陵流落老更窮長嘆自比
稷與契

李休寧藏齋

洛陽李民瞻以藏名其子讀書之齋廣平程
泰之既爲之記延陵吳某復爲賦詩蓋民瞻
之命名有取於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學之道

也泰之之言曰歲也者得而有之之謂也欲其居而自得之也某之詩以爲學始於拒其外拒其外所以固其內也因某之詩以馴致乎泰之之記可矣

璧玉世所珍常以十襲歲虎豹亦自愛霧雨澤其章璧玉填玷缺郊廟登琮璜虎豹養成文倏變風飛揚李侯知愛子納於道德場劇翳開雲扃挹潔抗風窻萬軸架牙籤千篇垂琳琅燈火秋夜未爐薰春晝長黃卷對聖賢北窻卧羲皇欲不接耳目心靜發天光性守蹈宮庭禮教嚴範防城堅無畏敵揖具川可航茲焉寄游息鵬路觀翱翔

宿神潭洪氏醉經堂

久客急歸程風雨事馳騫黃流鳴澗壑餘波或被路堆埼珠聯屬石徑齒齟齬籃輿惴危登杖策阻深度行行忽平峒神潭渺東注徒旅鳩後先煙火休薄暮主人延客入丈室千卷聚醉經揭佳名巨軸舒新句我亦舊高陽糟粕嘗已屢人言薄滋味舌根恐未具君但中聖賢當自知佳處

題祝聖寺浮梁道中

金碧照征涂松竹開幽徑山僧壽八十腴貌精眎聰囊鉢罄鉛錙棟宇事嚴整如公方外人眎世一泡影辛勤畢此生更欲傳不泯當家弟父蓄居位蠹國政眎公豈

容誅三嘆發深省

陽村道中邂逅趙仁甫

脩途轉清溪孤村帶寒日瀟灑竹間亭意行成小立賓
主莫誰何悠然良自適俄有貴公子胡駉搖寶勒下馬
相勞苦呼酒道疇昔遂令麋鹿姿頗爲人物色佳實進
霜堅異釀引寒碧興盡還獨歸沙頭寒月白

題陽山寺

憶昨去家時涼風肅巾屨閭里重遠別祖席煩親故期
會趁畧刻倉卒戒徒御首尾遍吳楚復返分携處歲月
拂塵壁廊廡識故步故人新絳帷方屨盈外戶褰裳喜
我來寒溫問良苦尊酒開驪顏雞黍羞珍具欲少爲君
留歸心已先驚年少未仕初飽食厠庠序束書事遨遊
光陰等閑度一爲升斗縻奔走窮朝暮欲學不可得雖
悔復誰諉諸君其早圖前覆戒吾車

獨酌

松竹開幽徑蓬蒿闕荆扉庭前兩梧桐濃綠涵清輝南
楹開半山晨夕異烟霏尊酒自賓主幽鳥更填麋飲罷
兩無言還讀淵明詩

早起

積雨霽窮秋柴局立清曉溪光照煙岫未覺秋容老溪
邊烏白林他日沒飛鳥濃綠半枯枝殷紅亂衰草搖落
想騷人洞庭風嫋嫋

秋風入臥室風賦

多山白水山色如畫巖巖如錦

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

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

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

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

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

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

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

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巖巖如錦

竹洲文集卷第十七

律詩

題古巖舊嘗侍孫先生題名巖中二首

白日瀟瀟松徑靜紅蕖冉冉洞門深風涵廣宇生虛籟

夢破西窗上夕陰景物眼前渾似舊塵埃題處忍重尋

羸驂落日孤村路塵土依然滿病襟

覆篲一拳進嵌空百肘寬僧房因石室蟻穴夢槐安塵

路十年別松風六月寒淒涼舊題處不恁更重看

過叢桂堂故叔祖教授讀書之所

古瓦頽垣迹已陳孤猿別鶴自哀吟可憐叢桂烟蕪沒

惟有一池春水深秀木千章新過雨寒山一帶暮傷心

清風明月時來此夢斷雲飛何處尋
送洪史君赴關移節會府令下
史君文彩漢相如暫向明時縮左符
爲郡似家身似客視民如子吏如奴
魯公金石光千古吏部文章妙兩都
戴白垂髻相與語如公治行向來無
周郎人道古英雄漢室顛危合奮忠
萬里中原猶未復一朝赤壁偶成功
新亭且對江山勝陳迹俱隨歲月空
把酒仍歌前後賦九原喚起老坡翁

和金尚書棣華堂詩韻

吳氏之不造有年矣而近歲讀書者稍倍於

前所以師表而教誨之者有吾叔祖故進士
及第彥啓與今伯父民宗叔祖真諸孫八年
矣今之所以執經而進見質疑而問義與有
所法而不敢爲非者惟吾伯父在乃者家君
闢屋數椽以棣華名之金丈殿院貽以佳什
伯父賡和且叙所以名齋之意訓諸子姪焉
某不揆輒借韻亂道少伸傾戴之私

自甘顏巷傳家學敢比虞庠覲國光
幸不比轅求適楚寧須挾策去游梁
下承上覆期相庇蒂固根深會益芳
吾黨未能冥一唯爲裁狂簡斐然章

晚步

水靜偏明眼山高不受塵晴沙棲白鳥野渡集歸人問
字誰持酒行歌有負薪娟娟孤月影獨覺向人新

拾梧子

雞犬三家市蓬蒿一畝宮春盤厭笋蕨秋子積梧桐客
夢五年過文盟千里同時清臺省貴袞袞看諸公

送錢虞仲兄弟

燈火相從總角初只今已是十年餘窮愁懶漫吾猶故
文采雍容子甚都借連璧肯來同寂寞歸鞍寧不少躊
躇風流一別應如兩儻有來鴻細作書

次韻李提點雪中登樓之什二首

高情應與水雲寬江北江南望渺漫逐馬銀盃端可賞
屯邊鐵甲得無寒已知與國同休戚且慶豐年表治安
殺氣已消春意動瞳々日上雲端
朝來園柳變融和深院啼鴉少客過清坐漸看銀色遍
佳眠更覺溜聲多謾誇明月舟中興爭似銷金帳底歌
夜入蔡州擒叛將擬將椽筆頌元和

和呂守環秀堂三首

久合鳴珂上九關一麾猶許飽看山豐年諸縣公事少
燕寢清香兵衛閑烏度屏風明水鏡雲生畫棟擁螺鬟
向來蛛網蝸涎汚勝處豈非天地慳

一州如斗帶溪山空翠家家遶畫欄立壑自非曾次有
雲煙誰暇靜中看衣冠共識家風在閭里方知漢法寬

戴白垂髻相與語今年有飯飽加餐

田家但識豐年樂見說花城日更長如獲從公時拄笏
尚能援筆侑飛觴雞豚社甕年年酒柿栗園林樹樹霜
更倩漁郎問樵徑深山深處是吾鄉

休日飲直之運屬家

天與吾人臭味同一官落鬼郡城東偶逢休暇追鳧鷖
閑拂塵埃勘鼎鍾適意不知華袞貴醉餘聊看舞裙紅
只愁寒漏催群動又踏朝靴逐曉風

次徐令韻

少日曾披九虎關誰憐投老却乘邊貳車謾說半刺史
多緣惟欣大有年榆柳關河無犬吠牛羊阡陌斷烽煙

玉關人老知無用廟筭如今出萬全

還程彥舉詩卷

文采於菟見一斑舊知句法有淵源慙不廢琢磨力
圓熟幾無斧鑿痕明日風煙空有夢何時尊酒得重論
秋來景物皆佳句寫寄銀鈎莫厭煩

清明陰雨呈同舍

薄薄輕寒作許陰村村花柳爲誰新良辰欣見百五日
冠者仍餘五六人冷雨淒風連午夜飛花流水一年春
窺園未阻江東興陌上應多翠黛顰

弋陽道中

積雨今朝霽東臯晚日紅人家深蔽樹野水闊浮空久

客仍行役青春已過中
嶺頭凝望處腸斷白雲東

六州中

長安未日五東與即土熱之聲

...

...

...

...

...

...

...

...

竹洲文集卷第十八

絕句

番陽道中

畫楮朱甍綠靄中華
顏翠袖倚輕風行人腸斷古鳥處
猶在雲山東復東

寓郡城客舍熱不可寐與程彥舉坐語達旦

淡月微雲對倚樓無聲河漢自西流
高城忽起梅花弄散作晴空萬里秋

壬午二月桃方盛開雪積其上光輝紅潤不可

形狀以二詩紀之

天桃先已醉春風青女猶爭造化功
應為騷人嫌大赤

故將鉛粉注深紅

粲粲乘鸞萬玉妃肯將紅艷鬪光輝只應時宴瑤池罷
猶帶天邊醉色歸

偶成

晚來一雨破炎蒸蕉葉薰花照眼明稍與燈花尋舊約
却嫌庭樹作秋聲

趙同叔開軒植竹以自娛樂諸公雖爲賦詩而
未嘗有見之者某不日北歸同叔亦爲楚令尹
矣詩以媿之

手種琅玕翠作行幽窻一見自心涼君家有此揚州鶴
倦客無由對一觴

夜來新月已如霜倚玉繁風別是香說與東君須早計
扁舟早晚下瀟湘

寓壺源僧舍三絕

風簷浙浙褪新青書展殘燈翳復明讀罷離騷還獨坐
此時此夜若爲情
悶來掩卷已三更風露涓涓月滿庭閑撲流螢衝暗樹
危梢點點墮寒星
歸來閉戶還高枕牕隙微通月影斜風急忽驚烏鵲起
空塔藪藪墮松花

簞送人詩代簡二首

一幅冰紈織翠筠風涵秋水碧鱗鱗北牕高卧正須此

捲似閑曹吏隱人
幽牕相對小匡床
藍淺紗輕水麝香
退食歸來高枕處
湘林風雨夢瀟湘

題月巖

題詩山寺不勝多人力
爭如造化何安得
短蓬巖下瀨
長看清影照寒波

荅范石湖牡丹詩

范詩有蜂蝶莫爲之猶不到

滿城桃李已塵埃
麗日稠紅次第開
竹裏柴扉掩春晝
坐看蜂蝶去還來

竹洲文集卷第十八

竹洲文集卷第十九

樂府

念奴嬌壽程致政

涼生秋早正梧桐
院落風清月白簾捲香凝
人笑喜應是瀛洲仙
謫雲遶華梁花明綵服
中有人華髮恩袍藍
綠高年况已踰百
最是有子宜家
蘭階方競珠履延
佳客好喚凌波來
洛浦醉促霓裳仙
拍玉井開蓮金莖
承露莫惜金樽側
試占弧北祥光已映南極

驀山溪

效樵歌體

清晨早起小閣遙
山翠頰面整冠巾
問寢罷安排菽水
隨家豐儉不羨五侯
鯖軟煮肉熟炊杭
適意爲甘旨中

庭散步一盞雲濤細迤邐竹洲中坐息與行歌隨意逡
巡酒熟呼喚社中人花下石水邊亭醉便頽然睡

老人和

園林何有脩竹搖蒼翠春到小桃蹊看綠滿一池春水
花開日暖兒姪競追隨挑野蕪網溪魚有酒多且肯
去來聚散無必亦無意說地或談天更休問語言粗細誰
強誰弱誰是又誰非過去事未來事一枕騰騰睡

滿庭芳

寄葉蔚宗

宿雨滋蘭輕風颭柳新來隨處和融幽蘭曲徑花氣巧
相通燕子纔飛又語帶芹泥時點芳叢微中酒日長睡
起心事在眉峯年年春好處聯鑣蕩漿拾翠接紅任

金貂醉脫不放盃空誰信風流一別當時事已逐飛鴻
雲山晚闌干罷倚煙寺起踈鍾

又用前韻併寄

水滿池塘鶯啼楊柳燕忙知為泥融桃花流水竹外小
橋通又是一春憔悴摘殘英遠遍芳叢長安遠平蕪盡
處疊疊但雲峯西湖行樂處牙檣漾鷁錦帳翻紅想
年時桃李應已成空欲寫相思寄與雲天濶難覓征鴻
空凝想時時殘夢依約上陽鍾

虞美人送益章赴會試

銀屏一夜金風細便作中秋意碧天如水月如眉已有
征鴻摩月向南飛如作續金樽滿酌蟾宮客莫促陽

關拍須知丹桂擅秋天千里嬋娟指日十分圓

又七夕

飛橋駕鵲天津濶雲馭看看發相思惟恨不相逢及至
相逢還是去匆匆垂綏挿竹真堪笑欲乞天孫巧天
孫多巧謾多愁巧得千般爭解勸郎留

又

雙眸剪水團香雪雲際看新月生綃籠粉倚牕紗全似
瑤池踈影浸梅花金翹翠靨雙蛾淺斂袂低歌扇羞
紅膩臉語聲低想見流蘇帳掩燭明時

西江月

竹裏全無暑氣溪邊長有清風荷花落日照酣紅雨過

遙山翠重

老作官祠散漢本來田舍村翁腰纏三萬

隸千鍾也是一場春夢

浣沙溪題星洲寺

十里青山沂碧流夕陽沙晚片帆收重重煙樹出層樓
人去人歸芳草渡鷗飛鷗沒白蘋洲碧梧翠竹記曾
遊

又次范石湖韻

歛浦錢塘一水通閑雲如幕碧重重吳山應在碧雲東
無力海棠風澹漾困眠宮柳日惹龍眼前春色爲誰
濃

又題餘干傳舍

畫楫朱欄繞碧山平湖倚徙水雲寬人家楊柳帶汀灣
目力已隨飛鳥盡機心還逐白鷗閑蕭蕭微雨晚來
寒

又登鎮遠樓

寒日孤城特地紅瘦藤扶我上西風一川平遠畫圖中
江海一身真客燕雲天萬里看歸鴻吳山應在白雲

東

又竹洲七夕

秋到郊原日夜涼黍禾高下已垂黃荷花猶有晚來香
天上佳期稱七夕人間好景是秋光竹洲有月可徜徉

又

風入枯藜衣袂涼江楓園柳半青黃洗車飛雨帶天香
世事一場真大夢宦情都薄似秋光竹洲有酒可徜徉

又和前鎮遠韻

斜陽波底濕微紅朱欄翠袖倚輕風平平山色有無中
俛首微官真自縛高飛遠舉羨冥鴻何時一艇大江
東

又梅

茅舍疎籬出素英臨風照水眩精神娟娟新月又黃昏
削約寒枝香未透細看頻嗅獨消魂爲誰清瘦不禁

春

減字木蘭花中秋獨與靜之飲

碧梧秋老滿地琅玕紛不掃門掩黃昏惟有年時月照
人淒涼滿眼肯作六年燈火伴莫說淒涼來歲如今
天一方

又朱子淵見和次韻爲謝

思君欲老一榻塵生誰與掃祿仰晨昏同是遲遲去魯
人行當洗眼看子青藜來夜伴莫變炎涼斬馬還須
請上方

又

少陵未老曾把千人軍獨掃髮白眇昏却作天涯流落

人只堪合眼夜直誰能潛入伴斗酒西涼何似早飛
且遠方

又

此身已老三徑都荒長却掃面目塵昏怕着朝章揖貴
人難瞞明眼只有青山堪作伴觸事心涼無病何勞
更覓方

竹洲文集卷第二十

棣華雜著

識齋記

夫物能眩人以不識耳魑魅魍魎識其所為象不能神其姦優人裹章服據案叱使人如令人識其戲也以為笑不為畏今閭巷民無尋文之見而欲為鬼為蜮以欺人有田一夫買爵一級自謂富貴可以驚人嗚呼人固識之矣果能為人誑乎金靜之生于里巷介然自持不為俗人下氣人謂靜之固為行之不屈也一日誅茅築室讀書其中名曰識齋且曰其意如是靜之倪焉而笑書為識齋記

善爲齋 摩蒼軒記

予既名靜之讀書之室曰識齋又以摩蒼名其軒蓋取杜工部草堂之什黃鵠摩蒼天之句靜之爲室盤旋一席之地茅茨下垂僅免偃僕取名摩蒼無乃不類乎予謂天之蒼蒼無有窮盡而可以木石與之爭高凡人爲身之適以構榑桷椽椳爲麗者其人之志止此也而氣亦從之靜之灑然山澤之儒其志甚高其行甚峻其文如其人一言一字痛自約束而其氣振作揭厲憤勇激烈譬之虎豹不可繫而維之故謂其室也不踰蓬蒿之間有摩蒼之勢故取之名其軒

贈桂縣丞掛冠序

桂信中江西老先生丞于徽之休寧未半歲上章致其官先生之年尚未及謝丞雖卑所以貳令其道足以行乎百里如丞負予則枘去牙角對松吟哦亦可以自樂何遽至於棄其仕也凡人苟以爲名則終南嵩少視爲捷徑於先生非斯人之徒也先生少年抱負大名累薦于禮部不一得以恩出仕安之不以爲意今其老矣寧復有意於世哉先生初以言幕府郡將高先生所爲曰當成盛美勉終三考從法賜章服可爲子孫地先生曰吾不計是也顧吾欲歸耳今先生之歸也有臺榭備游觀田疇足歲事子孫說說童僕欣欣時從車騎市羊酒相與過故舊爲樂是亦足以尉矣且聞先生家貧窶伏

臘丞嘗不足於歲先生顧不爲子孫地獨不爲口腹哉
先生曰吾顧貧且性不樂是也噫士固有激憤於一世
之所爲至不與共天下不然位高勢迫人所同疾則掛
冠神武拂衣山林是且不爲難也而先生則無是也先
生來休寧以誠待人人亦以誠安之今其去民戀其恩
士高其行而先生之心則未知之也邑之士吳某以樸
直結知先生亦自謂能知先生曰先生其陶靖節之徒
乎衆曰然書以爲送行序

見季守書

某嘗以學譬之獵獵之獲功狗也發蹤指示人也人之
爲學貴於見而師之者有指而示之蹤也不見其人聞

而師之此視物而得其影也昔群弟子相與事夫子其
得常異乎人也夫子語孟懿子以問孝惟曰無違樊遲
獲承其問而遂有得於生事死葬以禮之說夫子語子
貢以問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得反覆其事然
後知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樊遲問智子曰知人
問仁子曰愛人遲未達也而夫子又與之言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蓋見而師之者常得詳且盡不如後人
惟聞其言無所開議以究其指歸故下而學琴亦欲得
指法佛者相語每曰某嘗見某人尊宿而韓退之亦言
衡湘進士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悉有法度非虛
言也某不佞少有志於學文習之不能以有見蓋喟然

嘆息以爲曾子固梅聖俞蘇子美嘗得見歐陽公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無已張文潛亦及從蘇氏兄弟而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亦及事程伊川皆因其所見咸各有所得而吾獨不得生乎其時也始爲舉子文問於毗陵陳尚書曰押闔當如是關鍵當如是習其言以游上庠見謂爲能信人汪公來爲國子司業第其文爲諸生第一使錄學事暇日謂曰學當爲有用因出通鑑一書曰讀是出古今有餘地矣某退而讀其書頗以其言稍稍爲文未能出也及陳公死汪公西而某始入仕是又將學以趨事上官啓問贊謝則有駢四儷六之文稍有志於當世以文墨自効則有風賦雅頌之什制詔文

誥之詞其爲事君理民從政蒞事是又有出處進退之議設施注措之方不可以無學某備弟子員十有六年從諸先生與其徒論當世人物高下咸以爲純全備具明白粹達可仰可師者惟閣下其人今乃得而見之紹興之初士亦未之學自閣下始以博學宏詞傳於天下宗之以爲師彼掌王言秉鈞軸者皆君之餘也而閣下縮手於旁觀之地故相言上方力引用而閣下以議論不合去曰吾惟其是也士大夫皆能誦其言今屈臨一城勤民之事恤民之隱寬厚樂易一待以君子長者之道而能行之以公用之以儒術獄訟不失其情敷教不失其計時有所果斷而必行發擿而不容者情見姦立

有補於風化是其爲純全備具明白粹達可仰可師者而某已得之方冊講之學校而見諸行事以沐浴其恩澤歌詠其德化矣顧有學焉而欲問問焉而欲辨辨焉而不達則明示其端如子貢樊遲從事乎夫子以聽其言議爲詳且盡然後爲至也某昨爲飢寒累其心而分其日力耘人舍已今從閣下得祠祿以奉朝昏遂優游於學問而閣下太守也以教其民爲任也是又可進也昔陳無已序少游字說自熙寧元豐之時眉蘇之守徐予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楊秦子過焉備禮作樂爲師弟子陳之獲托於蘇門實自此時也某不能無望於此也惟閣下憐其意而進之

見蔣樞弓祠書

切爲臣子之所以自立於世者惟忠與孝夫子以爲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君親一心也忠孝一事也或曰忠孝不兩全或曰彼爲孝子彼爲忠臣是皆不得其道而審處焉者也夫事有緩急勢有輕重使夫爲臣而獲處於可以有爲之地而又智謀足以毗國才術足以辦事則奮不顧身義先國家是爲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之大也如其智不獲用才不能爲苟安冗散於國家之事如江湖鳧鴈不計多少而親之年已及親之養無期冬夏缺溫清晨昏忘定省而曰吾爲君忘親是得以爲忠乎故君親一心也忠孝一事也惟當其緩急而審其所輕

重云爾以某不肖廩食大學十有六年矣今犬馬之齒四十有奇而始以一官自効則遠近難易宜非所當問也顧如某者雜之選部螻蟻未足以爲喻使之得佐一邑盡力簿書爲不失職於國豈少是哉今家貧二親之年皆餘八十大人平日多畏足跡不踰十里之外而老母不樂聞箠楚之聲以是家不置鞭扑某之調簿淳安也其缺五年特以地去家一葦之航職之會計無與於刑且庶乎二親之或往也親曰待汝五年吾九十寧爲兒行也使某舍九十之親而奔走於一命寢不及夕食不及視則某爲自抱終身之憂故以此易彼直一羽一鈎之輕也仰惟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而某官相之方以其所事親者移以事君則於人子之情宜有察焉者也某庠序諸生蒙被教育自銖累毫積而至於叨竊科第皆先生卯而翼之今者入仕如適千里方起於足下而先生進執國政且將以門闈之舊託於爐錘之中故曩者進見輒以冒昧於換獄廟差遣仰蒙鈞慈憐而許之今復敢叙其情而書其緩急以進惟鈞造有容捐升斗之祿使得以畢反哺之恩則異時所以事國者其日爲尚長也俯伏待命

與蔣參政啓

受業均庠校優三舍奉祠衡獄祿逮雙親仰戴生成惟知感惕伏念某游學最久處世無聞往來十六年徒積

一竹洲文集卷二十一
六
蓋鹽之嘆小大幾百戰未成圭忝之名屬廟堂收多士
之英眷庠序極一時之選作新士類丕變文風春誦夏
絃知所自勉月書季考本以至公因緣散之為僥倖
鈞鎔之末考行藝於博士累媿在盧前俾規矩於諸生
不敢與蕃齒遂躋上舍獲對廣廷自惟才疎宜於人後
拜丹墀而賜第幸叨一命之榮從黃甲而注官乃待五
年之遠顧親老矣能為兒行舉室愕然無為歲計念弟
子事先生之久適聖主得賢臣之初敬伸竿牘之私仰
和鈞衡之造簿書不報獲逃筮楚之威救水盡歡遂竊
斗升之祿使以已而為計能於此而復踰某官沈厚難
名高明自得大圭不琢混然而全於天止水為淵靜乎
其足以鑑越自臨軒之首對即為當宁之心知潔靜
精微有深於易溫良恭儉得異諸人徑歷禁途遂參揆
路蓋黃髮而在位或一時日月之功惟黑頭而為公實
千載風雲之會眷言疵賤曾預甄收使奉香火之因不
為塵埃之棄某敢不勉思報稱益勵操脩讀平生未見
之書究古人有用之學輔贊彌縫以歲諸用將舉三代
而比隆義負區植各安所施願備一枝而自効

竹洲文集卷第三十

竹洲文集附錄

陳狀元亮贈吳益恭序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有兒拊一世之心然而月從儕輩較一日長短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睫不得交質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頭寘廊間群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問儕輩頭謂何已則不復抒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即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吳某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某也儕輩率服之然嫉之者至以爲可殺

而皆不計顧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並海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迹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微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旱飢民百十爲群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况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槊於其間聲

勢甚張無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自効不報不便者從而媒藥之部使者一一攆摭出條目以詰君慨念曰吾所爲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計此今鼎鑊實甘吏從旁爲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今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孩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之也於今且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每爲之捉手起立於其別也舉杯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較哉實乾道七禩

中秋後八日也

陸伯壽書墨說後

紹興間太學號多文章士一時諸生最所推重者曰新安二吳大吳造理深刻下筆如老師說禪字字有法不爲才氣所豪奪其季乃以春秋是是非非之學行其凜然不可奪之志於場屋間伯氏所無有也今大吳已不壽季始得通守邑管僕泚浙江而西邂逅相遇於臨安平時既得其爲人因不復相問答而熟窺其氣象於稠人中吳目有力覺其用意之微亦復泛然以杖屨臨之僕則未有所覺於斯也一日有客論墨之品第吳愀然無一言僕亦於吳未始一語長揖而去折簡致款人鄭

彥圭二丸僕始得之錯愕自失而嘆曰昔劉元德心圖曹孟德而外示以不然孟德一有史君與操之言元德爲之手失七筋僕心敬此偉丈夫外不飾禮貌而靜察之不知已爲吳所覺此與元德之心一好一惡固不同而卒遽驚媿之情則一也譬如學奕之子從橫布置私自踴躍奕秋起而應之決其所未發之機豈不狼狽離局銷其夙昔之心耶已而發所折簡蓋吳所著墨說大略喜彥圭以窮冬澗谷之泉治千載摧敗之松以成此堅久不壞之墨猶有歲寒之遺意焉有旨哉此詩人托物之興也吾曹數竒易取摧敗何當養其所不可摧敗者於煨燼埴埴之餘以爲世用哉吳公剛大以直方爲此

墨說法吾儕小人其敢不勉因書此於墨說之後和清
陸唐老伯壽作

南軒先生贈別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剛與抑而強與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
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
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
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

新安吳益恭來爲邕州通判其人剛決而有慮臨事
不避難忠義自許疾惡如讐予始一見竒之兩年間
察之熟矣而益加敬焉秩滿親老不可復留於其行
會予有期服不得爲之賦詩以致贈言之意而中有
不能自己者敬書魯論及中庸孟子書中三義以誌
之夫聖門之所謂剛所謂強所謂勇者蓋如此益恭
深思其義而體之於身予以操偏而進德嗟乎其又
可量也哉淳熙四年八月甲午廣漢張棫書于桂林
郡齋

陳狀元亮與吳邕州益恭書二

亮一別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送到婺州所留之文
不得一見為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行記
得燈下寫時縷々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
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久矣甚念一見深以不
可得為慮臨行總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夕復得君舉
書亦知兄之未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
此回思向來大醉井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
事也比聞有召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面天
顏自不應復有留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然後入也
私以為必有非常遇合日々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
寒暄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
甚至然竟不免為邕筦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
方侍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入瘴癘之鄉乎
若明以為告宜無有不納乃欲待闕到而後乞祠殆不
可曉天民一見遂遇合繼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
可為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濟之命感然不是當耳
樂武子所謂不可當吾世面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
聞見待邕州對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未年當機不發
乃更求哀他人恐他人不無遺恨耳伯恭君舉於兄極
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數々款語否三
四年來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
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

待業正則俊明穎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
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天
民極倦。此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五七年
誠難為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
脚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得穎
語也 本朝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界度外之士往
往多不能自容只如西事之興滕宗諒張亢小。放手
便為文法所繩惟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
李誠之皆一世偉人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
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以為齷齪拘牽之極其勢必須
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

陳狀元亮與東萊先生書

少舒其意小。起伏願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弟者
乎亦且磊砢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也

違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即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
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
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
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掣而成之天民對後
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
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為也辛幼安王
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未理乎天下
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

惡大懟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况不必乎乎

南軒先生與朱文公書

學中重刻責沈納一軸并十本去近思錄方議刻欲稍放大字耳詹漕躰仁攷講學每相見取事之外即商榷義理殊為孤寡之慰其趣向亦難得也本路州縣間人才尋常不敢忽有思慮有才力者亦得數人有邕州倅吳備者雖是痛疏然忠義果斷疾惡如讐緩急可用亦謾及之

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

比來同志雖不為無人然更事既多殊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喻輒為心開目明耳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大心衆生者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為足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子重語前書已及之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君攷者舊十餘年前聞其為人每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沈埋遠郡計其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吳徹者聞對語亦能不苟甚不易此等人材與溫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心衆生者莫能揔其所長而用之耳

朱文公與汪伯虞書

示諭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

公亦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
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聲歎者甚矣金
公之厚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邕州使君
往見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
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顧二公之意所以
望於執事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行之
耳况如熹之淺陋其又将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因風敬
謝先辱旦夕儻得脫此羈縻歸卧田間呻吟之暇乃當
有以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
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

朱文公與尤尚書延之書

某衰病杜門苟安祠祿方切自幸上恩不弃忽復收用
已力懇辭諸公哀憐當為開陳使得請也承問之及感
愧良深陳公必已到關不知去住如何此事自繫天意
豈人力之所及哉江陵計今已赴久不得書不知為况
如何吳邕州求免遠使不知得出何策直以親老丐祠
恐無不得之理但恐別求任使則難必耳羅倅兄弟恐
未參識自江西未者多能道其賢也程侍郎禹貢文字
曾傳得否若有本便中幸借及每讀此篇常恨讀書不
多無以考見古今之同異計所述必甚精博所願見也

又

尚書程公垂問曲折尤感其意因見幸為致問悃區

之意蓋不殊前也羅兄亦告致鄙懷皆未得拜書也益
恭得祠甚善材業如此何患不達政須恬養以厚本根
耳禹貢論得之開豁甚多歎服無已但恨未見畫圖得
為求之便中寄示幸甚

宋故朝散郎知邕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
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
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無提點買馬事竹洲先
生吳公行狀

曾祖師政妣程氏去封改回此書自黎天
祖後妣汪氏繼妣魏氏
父舜選故奉議郎賜緋魚袋妣金氏封安人

公初諱倂避秀園諱改曰徹字益恭吳其姓也吳自泰
伯以國得姓其子孫散四方譜牒不可攷獨居歛之休
寧者最盛公之高曾世以長者稱薄取而厚施視衆之
貴平其價以出之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至奉議公襲
德彌厚一夕與夫人金氏坐月下有二星飛入懷衆異
之曰其吳氏種德之證有子之祥乎已而宣和之甲辰
果生國錄公俯乙巳十二月之朔又生公公生而穎悟
日誦千餘言十歲屬文已能道老生宿儒之所不能道
弱冠與國錄公游太學時四方之英俊萃焉月與角筆
墨短長輒居首選儕輩相與歎服為之語曰眉山三蘇
江東二吳以上舍高選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

州郵縣尉三十二年遇恩陞脩職郎隆興元年獲彊盜
改承事郎三年差充婺州教授不赴乾道二年差知饒
州安仁縣四年轉宣教郎七年丁母艱服闋淳熙元年
轉奉議郎通判邕州五年任滿轉承議郎被召上殿除
知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
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親老乞祠主管台
州崇道觀六年轉朝奉郎七年轉朝散郎差知秦州
祠復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致其事以淳熙十年二月
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
遠而不爲迂切近而不爲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
制度因革燦然若指諸掌而能劑量之以道出入諸子
百家天官稗說靡不洞究而能折衷之以聖人之經故
其發爲文辭涵涵演漾嚴潔淵奧每一引筆若飄風驟
雨不可止遏旁觀駭立悚汗而公初未嘗屑意也公英
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吟常以社稷安
危爲已任方

隆興天子銳意北向效竒獻策者無筭公獨憮然曰是
碌碌者釣取爵位耳烏足與語大計使吾得當一面提
精兵數萬必擒頡利以報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當時
宗工鉅卿如晦菴朱公南軒張公東萊呂公龍川陳公
梭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及知名之士數十人皆
與公友善公之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吳益恭忠

義果斷緩急可伏未見其匹及歸自邕而得對也南軒
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論別既而又
以書相勞於中都曰益恭才氣事業烏可掩抑對揚忠
言必當上意至龍川則反復太息徧告于東萊與石天
民曰此君蹉跎日以老矣今茲得對或有遇合之理其
爲一時名公所慕重蓋如此初公未第爲太學錄時天
子厲精以邏卒廉察中外一日且至膠庠公曰此曹挾
小忠斂弄耳目今闖足至此異時六館之士以非所宜
言與大不敬論報豈不上累聖朝執而笞之曰國有令
汝無故烏得輒入卒噤受笞去不復至蓋公之風裁峻
整臨機果決已見於爲布衣時得第尉鄞鄞並海盜出

沒鬼神不可踪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將重兵
不能禁公潛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隨
至盜驚謂神卒有先登被創者公解駝裘以衣之親與
傳藥士卒皆感慨爭奮願空賊以報及宰安仁安仁舊
號冷邑公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異時負販少有至
者公立爲會市會之日官無征歛市不二價約束明肅
商賈四集皆得所欲以歸於是井邑饒富江東壯縣或
愧焉時歲大旱公度民將艱食預約一縣戶口所欠米
若干令富民儲蓄以備境內賴以不飢會旁境飢民百
十爲群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駸駸且犯境州
人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或有勸公避者公奮然曰吾

爲令願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况不必
死乎籍丁壯閱之公馳馬橫槊其間聲勢張甚有無賴
子龍旁邑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盜聞之皆恐
愆縮頸不敢犯事已自効不報然不便者從而媒孽之
以是坐累數年公嘗言於孝宗皇帝曰盜賊弄兵驚陛
下之赤子甚至阻山澤殺吏士遣大將發重兵而不能
定皆由帥憲守令罷軟不任職治之不早以至滋蔓難
圖仁哉斯言使安仁非公盜滋蔓矣法吏乃反以爲公
罪此識者所甚痛也暨通判邕州沿邊溪洞蠻獠少不
得意則反側南軒張公經略廣右有疑事悉以咨公實
郵筒往來籌畫日至再至三公曲爲之盡畢就條理郡

關守檄攝郡事有自杞蠻者勢強盛服屬化外諸國至
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鬪且歲數千人至橫
山市馬日益橫忽其酋必程持國書來爭論淳熙三年
蠻人與其官兵相殺傷因及十餘事以乾正爲年號州
人大恐公嚴兵庭見之其詞色驕甚公責以汝國本小
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市馬歲得銀帛二十餘萬今三
十年矣汝國以此富强役屬諸蠻若忘朝廷厚恩耶輒
敢妄有邀求吾當聞諸朝絕汝買馬之路又以不用本
朝年號且犯廟諱詰之酋遂屈服有田州下閉洞首領
凌謐以掠良民與化外諸國爲市人易金一兩伎藝者
倍之每歲上邊買馬遣丁夫除驛道輒爲掠去公屢委

所屬追問謚不伏以兵禽之梟首於市遠近稱快又有
安平州酋長李械藏匿逃遁窺伺叵測累年帥憲不能
令州有虞兵逸去公大書尺紙示械如期而來且惶懇
遣使以書幣請罪公責而釋之還其書幣械歎往時太
守率以賄遷公清如冰吾敢慢乎於是兩江五十餘洞
戒告部落無有違者且曰吾寧貧窮毋犯吳公留邕三
年績効不可殫紀南軒露薦于朝得肯赴都堂審察去
之日若士若民若吏若兵合數千人遮道流涕奔告諸
臺借留公陸對首論恢復大計謂天下之大勢有二天
下之大計亦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立國相持之勢
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方逆亮

人居不足以容或相率結茅其傍因號爲竹洲先生公
分齋肄業如安定胡學之法以教之士由以成材者有
方公恬首春官汪公義端首臚傳其他簪佩滿州縣言
有章行有操官有業問有學未不自竹洲之門者公
之沒也奉議公已九十呼其子泣然流涕曰子之事親
也生有養死有送今吾先而祖以死有餘恨矣汝其毋
忘乃父之志以事而祖又曰汝其知所以立身立家乎
忠孝者百行之本也恭儉者百行之端也其了然於死
生之故有釋老所不能及者曾祖師政妣程氏祖俊妣
汪氏繼妣魏氏父舜選奉議郎賜緋魚袋妣金氏封安
人娶金氏封宜人後公六年卒以紹熙元年四月日合

葬于績溪縣高車源男四人載宣教郎簽書高郵軍判
官廳公事圻墜垵女一人適奉議郎知袁州萬載縣事
王僕孫十一人鎬鉉錫鎮錚鑑銓鐔鏞銘錡曰鑑出繼國
錄公之長子垵之後曰銓出繼國錄公次子塾之後孫
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事韓堃卿次幼未
行曾孫資深習進士業卓於公同里閉先伯父文簡尚
書與公同肄業而公之季子垵又從余游故知公之出
處頗詳嘗論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身不得居卿相
之位公之氣足以併吞胡虜而身不得任鈇鉞之寄公
之節足以揮斥姦慝而不得綱維國之風憲公之文足
以摩光雲漢而不得黼藻國之綸綍公之命固有所制

矣然孝盡於親道信於友名尊於身識與不識皆知公
爲一世偉人公之所以不朽孰得而制哉公嘗作尊已
堂記謂天爵義榮已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失
在命不可常也士大夫喪其可常之尊乃藉夫不可常
尊者以華其身得則喜失則悲甚而苟得至於忘耻是
何異乞墻間之祭醉飽而歸其妻妾方羞且泣而施
焉未之知也晦菴朱公見而喜曰往者張荊州呂著作
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其記文又有見其所存然則雲
霧晦冥日月之光景常新公之存固有用捨得喪不得
易者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或謂其峻潔類賈長沙雄
麗類蘇內翰風騷類柳柳州世必有能辨之者不待余

之言也公歿既有年其孫鉉入都門涕泣謂余曰先祖言行久未編次將遂湮墜敢稽首以請余辭不敢鉉之請愈力因槩書其大節以備太史氏采錄云謹狀嘉定十五年十一月日通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程卓狀

文肅吳公謚告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準寶祐肆年拾壹月拾貳日指揮送下太常寺申據徽州布衣吳資深狀乞照前本州知郡謝少監保奏送所屬爲曾祖故邕州安撫吳徹定謚事今具下項一寶祐肆年拾壹月太常寺狀申準寶祐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指揮送下據徽州

布衣吳資深狀乞照前本州知郡謝少監保奏送所屬爲曾祖安撫徹定謚事批送禮部太常寺契勘申本寺除已開具條令數內一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勅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照得徽州申奏吳徹定謚身歿之後官不及謚行當及謚若照前項條令係是特降命謚指揮申乞施行去後七月二十六日再準指揮送禮部太常寺分明契勘吳安撫行實應否議謚指定申本

寺施詳吳資深繳到行狀及本州奏節文見得吳徹文
行勲名度越前脩觀其攘寇弭盜凜凜忠義真有汛掃
河洛之志明經博史著書立言大抵皆有補於世教本
寺開具條令在前未敢自擅議謚今欲指定具申

朝廷如從今來奏內保明行實行下本寺以憑訂謚申
乞施行去後寶祐四年八月十四日準都省批下本寺
申前項事理送禮部太常寺從所申事理施行準此本
寺遵照批下事理請委奉議郎新除太常博士洪芹擬
撰故邕州安撫吳公徹謚議曰古之端師明傳如鄉
之老及大夫者以德行教其鄉其教人之大倫五所以
範風俗甚厚漢之東學士大夫閒居教授猶數百人以

故清節危行夾習鄉正師道廢久矣明道景祐安定胡
先生以仁義禮樂教東南之士士競以明體適用爲學
於時湖學最盛純仁之真溫藻之淵篤覺之純明公輔
之簡諒以高第爲名臣訖元祐嘉賴之公博極群書而
約之經親格世事而貫之理兄弟自相師友又取正天
下所謂有道者晦庵朱文公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
極相愛敬公監邕州有嘉政南軒以書告晦庵曰吳益
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召還南軒書孔子
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別又勞以書曰益恭
才氣事業烏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公嘗記尊已
堂慷慨天爵人爵之辨重哀世之苟得亡耻者晦庵讀

之喜曰往者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其
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蓋公存乎德行勢榮利達不與
存焉初公爲太學舉錄屏邏卒重學館體宰安仁勤吏
事如麤官倅邕攝州事以清德服夷落時南軒經畧嶺
右遇事疑必咨公籤郵往復日至再三南軒以公治行
轉聞得召

陸對條天下大計忠慮深遠

阜陵嘉獎甚寢鄉用矣公以親老謁歸晨昏候起居膝
下延親所素相好者從容觴詠以爲親娛又時與來學
者考德藝商古今分齋肄業如湖學教法四方之雋從
者如雲相與推尊曰竹洲先生士及門冠倫魁者方公
恬汪公義端其他明經通政術者甚衆大率竹洲先生
之教也夫教者以仁義爲教學者以仁義爲學者也未
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

阜陵以孝治天下又得乾淳諸老轉相講授以教爲人
臣子者當時道誼風節之士參錯

朝廷州縣間愚夫婦皆知忠君孝父過江以來天地綱
常與

國脉相延洪以到于今夫豈一朝一夕故哉今

天子躬聖德

建皇極關洛大儒歟既褒德乾淳諸老以次易名足以
風四方矣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曰肅公

老學有剛操棄美仕養志以得其親又推所學以淑天下士非博於文剛而無欲者能之乎請以文肅爲公謚謹議今承本官擬撰謚議一本題連在前伏乞

朝廷詳酌行下吏部考功覆謚施行伏候指揮本部承準指揮送吏部覆謚申尋送法司去後一檢準條法指揮諸謚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參本申所屬繳奏其文並錄事實或本家不願請謚者取子孫狀以聞其蘊德立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淳熙三年四月拾伍日勅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一部請官覆謚去後承朝請郎行宗正丞兼景獻府教授兼權考功郎官龔應之擬撰覆謚議曰乾道淳熙間天下有三先生晦庵朱文公在建南軒張宣公在湘東萊呂成公在浙志同道合允其著書立言躬行踐履莫不以周張二程爲本而上溯乎洙泗之學慶元權奸用國立僞學之名以斥逐正人驅一世而納諸名利之域風頹瀾倒士昧所擇非卓然特立不以禍福得喪爲念者不肯登三先生之門而與之交也炎漢東黨錮禍烈士大夫相尚名節一切不顧公之操守趨向迥出流俗獨取重於三先生往來汗簡中揚震黃憲之流也公資

稟雄拔學貫古今諸子百家博習靡遺忠義果斷緩急
可伏文辭峽傾疑峙雷轟潮汎餘子縮手驚悸自爲舉
錄以至爲尉爲宰爲倅爲州爲帥政事皆竒絕陞對論
恢復大計謂逆亮送死之時可以長驅中原拓境土而
立社稷諸將乃不能北渡以發一矢及南北之勢既分
方謀進取以圖難成之功事機兩失議論切當前賢所
未及使公得任鈇鉞之寄擒頡利以獻

天子不爲虛語矣歎之山攢青聚翠萬疊倚天神仙異
人多所窟宅孕秀產竒鍾爲人物而公與紫陽夫子同
郡人也豈偶然者才高而用少學與而售希公之不遇
亦時耳功名事業得爲則爲之何足芥蒂孝悌忠信士

所當脩者不可斯須缺結廬於寒松脩竹蒼蔚之地迎
八十之親奉觴酒怡愉其間奚減萬鍾哉下惟教授負
笈而來者歲數百人師道立而善人多新田之芑中泚
之莪所以助國育才者菁菁然其盛澤流教傳不可以
目前論也公之交游滿東南如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
湖范公止齋陳公皆當世文章之伯問學之粹也慕公
名而願與之友以天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公之名
實彰彰乎不可掩矣生不得展其才歿不得揚其名爲
善者懼何以勸

聖天子表勵周程朱張之學乾淳之老師宿儒班班皆
已賜謚矣庸缺典於公謚法敏而好古曰文剛德克就

曰肅公博學而文莊毅而肅謚曰文肅無異議謹議伏
候指揮拾貳月十八日奉

聖旨依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寶祐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勅牒

尚書吏部

故朝散郎知邕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
州盜賊公事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吳徹

牒奉

勅宜賜謚曰文肅牒至準

勅故牒

寶祐五年二月

日書令史徐世榮給

令史尹鈺

主事謝

宗正丞兼景獻府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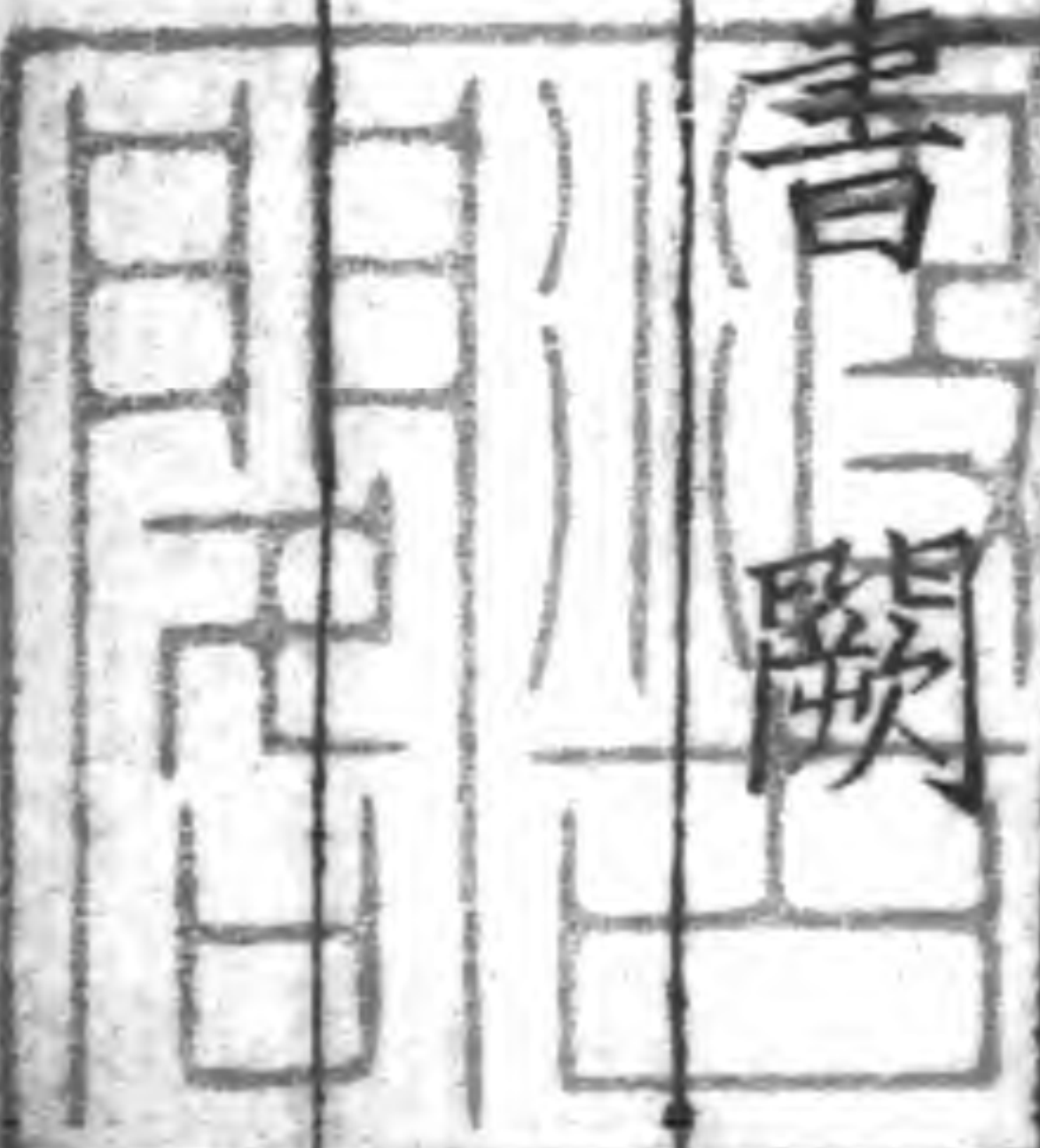
兼權考功郎官龔

押

起居郎兼吏部侍郎兼直院兼書兼祭酒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
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暫兼權給事中兼資善堂翊善孫

尚

書



竹洲文集附錄卷

竹洲文集附錄卷
寶嘉五十二年二月
日書
金
...

